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讀春秋編卷七八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臣梁景陽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録監生臣吴裕昆

讀春秋編卷七

宋 陳深 撰

宣公

名倭一名接又作委文公庶子母敬嬴公子遂弑太子惡而立之周匡王四年即位

謚法善問周達曰宣

元年癸丑春王正月 高郵孫氏曰天下無王自平王而下也至於桓公王道之不行未久也春秋書王凡四終始反覆欲見其討而竟不能於是不書王以為法於萬世至宣公則王道之不行百餘年矣亂臣賊子接迹而起而王者竟不誅之非天下之無王何至是也唯其無王是以書王耳桓之時王道猶可望可以待王之誅宣之時則竟無王也於是書王以討之也

公即位 宣為弑君者所立雖與桓謀弑之惡不同然其母私事公子遂以其子屬之其意實圖奪嫡也宣公寧不與聞乎是以穀梁謂繼故而言即位與聞乎故也書即位其與僖文之立一美一惡不嫌於同也

公子遂如齊逆女 杜氏注不譏喪娶者不待貶而惡明也 敬嬴私事襄仲以子托之文公卒仲弑大子惡及其母弟皆齊出也仲懼齊見討故宣公即位之初汲汲求昏于齊為自安計不顧衰絰之中而行吉禮魯可辠齊亦可辠也其必去年襄仲如齊告立援之始謀也觀其所為純是利欲略不以禮義自持何耶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公羊傳遂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 連上文啟此稱遂亦省文法也 不稱姜氏責齊不當犯禮成昏也古至自齊未告廟而遽稱婦變其書法者辠敬嬴

也敬嬴事權臣謀立其子殺大子逐主君擅為國母顯然以姑自處故特書婦姜以著妾母之僭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 左氏傳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宣公篡立未列於會故以賂請之呂氏曰君母不正孽子篡立而國之大臣恃大國以免施施肆肆無所忌憚行父名大夫而猶若是先王之澤盡矣

晉放其大夫胥甲于衛 胥甲晉下軍佐也文十二年戰河曲不肯薄秦于險與趙穿沮臾駢之謀放猶羈置毋去其所唯罪輕於專殺耳書之亦譏其僭也蘇氏曰胥甲趙穿當軍門呼其罪一也放胥甲而舍趙穿穿盾之族子也故稱國以放言政之不一也

公會齊侯于平州 杜氏注平州齊地在泰山牟縣西後漢志琅琊國陽都故地有牟臺注平州在縣西今屬沂州沂水縣 左氏傳會平州以定公位 春秋以來篡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復致討故

季文子汲汲納賂請會以定位蓋弑逆之罪無赦豈可以及會而得免是何季世有此謬舉皆諸侯好賂以容姦也世既無王誅又無伯討故亂臣賊子復何所畏而不逞哉魯宣欲定位宜書及而曰會者齊貪其賂其志同也

公子遂如齊　左氏傳東門襄仲如齊拜成謝得會也襄仲雖云如齊拜成其實往言將納所許立君之賂于以成其弑立之謀也賂即下所謂濟西田是也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左氏傳為立公故以賂齊也程氏傳宣公以不義得國賂齊以求助齊受之以助不義故書取不能保有其土地故不云我非彼強取故不諱不能有而失者皆諱　濟西魯之故地僖三十一年復取之於曹者　去春文公卒甫葬畢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雖云拜葬其實謀立宣也求昏

納賂許賂盡在此行以此謟齊齊必從之冬十月遂弑惡立宣夫人姜氏歸齊今年春宣即位未幾遂即如齊逆女遂以夫人至自齊夏季孫行父又如齊納賂請會既會而公子遂復如齊拜成又將歸濟田諦觀聖筆所書之詳不待傳不待貶而公子遂公孫得臣季孫行父宣公之惡自見魯以卑畏齊而謟以利齊乘魯之釁以貪其利俱以利而成亂安知義果何物乎故其勢不至于戰國之亂强秦之暴不止也不書魯與而書齊取取者非其有而取之也

秋邾子來朝 宣公弑立諸侯當討之而邾子來朝無貶者既於朝桓貶矣公羊曰其餘從同同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左氏傳宋人之弑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為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共公之

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秋楚子侵陳遂侵宋鄭以晉不討宋之辠固不足與然鄭從楚而為中國患何義乎故書人以辠之也楚書爵著其强盛也文二年楚雖伐鄭鄭未服楚故新城之盟伐宋之舉鄭為晉役至今年始叛楚鄭合矣

晉趙盾帥師救陳左氏傳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或曰經無宋字蓋闕胡氏曰非闕文宋殺逆不當救故聖筆削之也晉能救陳故特褒而書救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左氏傳會于棐林以伐鄭也地而後伐止此與桓十五年會于袲同晉趙盾以大夫而用諸侯之師於是始其曰會晉師則不以大夫用諸侯之辭也於此見聖人書法之妙而當於理也杜氏注棐林鄭地滎陽宛陵縣東南有林鄉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崇秦之與國案地譜商有崇國在京兆鄠縣甘亭左氏傳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秦知其計故弗與成晉欲求成于秦而不以義乃侵其與國挾詐謀行之宜秦之弗與晉秦自河曲之役已息兵七年今晉無故動其兵端名明年秦師來伐

晉人宋人伐鄭鄭嘗從楚伐宋宋欲報怨晉亦欲報北林之役故同伐鄭宋自負弒逆何以伐人初鄭以晉討宋之篡受賂而還故不從晉而從楚今晉復與弒逆者同伐鄭何以服其心哉晉侯侈而趙盾專惟嗜利而不顧義宜其不競於楚也

二年甲寅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師

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左氏傳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贖華元半入華元逃歸劉氏傳戰而言及主之者也猶曰宋華元為志乎此戰也云爾杜氏注大棘在陳留襄邑縣南　經書及盖宋主乎戰宋以弑逆而安與師師出不以直可皐也鄭從楚而病中國尤可皐也書師書戰衆相敵及師敗而帥擒豈惟可恥無故毒民亡衆宋鄭之皐可勝誅哉直書其實事而惡自見也

秦師伐晉左氏傳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晉趙盾救焦　趙穿好勇而狂者也無故侵崇以名秦兵盾不之皐私厚之也桃園之舉盖可見矣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左氏傳晉趙盾遂自陰地晉河南山北自上洛以東

至陸渾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楚鬬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言能欲諸侯從楚而惡其難乎而惡救鄭禦晉之難遂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盾示弱增益其疾以速其斃鄭歸生受命于楚以伐宋楚有辭矣趙盾去之以理曲也晉因取宋賂不能服鄭故不競於楚春秋併晉與諸侯悉人之且書侵而不言伐也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臯晉靈不君趙盾驟諫公欲殺之數矣盾之去當急盾出而穿攻靈公于桃園故趙穿弒靈公董狐乃曰趙盾弒其君此謀雖未必出盾然盾平日親厚穿穿令盾出矣故為盾弒公此雖非盾使之其實為盾何以見盾親厚穿盾反而不討弒君之賊乃使之逆新君黑臂于周盾之情無遁矣春秋推見至隱而歸弒于盾真至公之筆也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匡王也文十五年即位凡六年崩定王立

三年乙卯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魯不顧天王新喪未葬欲行郊祀之禮郊牛之口傷改卜牛而牛又死遂不郊此天之變異示人也魯之僭郊已非禮此又有忘哀從吉之辠昔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為成王制禮非魯所可得行況天王崩乃臣子斬衰奔赴之時尤不當舉行大禮郊牛傷且死天變顯然而魯猶三望望祭天子之事尤非諸侯所當行既不郊而猶用三望之僭禮春秋書之譏其得已而不已也三望公羊謂泰山河海詳見僖三十一年

葬匡王 胡氏傳四月而葬王室不君其禮略也微者往會魯侯不臣其情慢也

楚子伐陸渾之戎 陸公羊作賁 陸渾子本允姓居瓜州僖公二十年晉惠公與秦遷之于

伊川在唐為河南陸渾縣今河南府伊陽縣北二十里有陸渾縣故城　左氏傳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胡氏曰凡外相攻不志此其志何也為陸渾在王都之側楚人伐之又觀兵周疆而問鼎故特書于策以謹猾夏之階也

夏楚人侵鄭　左氏傳春晉侯伐鄭及郔鄭地鄭及晉平士會入盟夏楚人侵鄭鄭即晉故也胡氏曰不書晉之伐鄭之平者仲尼削之也鄭以晉受宋賂為不足與似矣而楚豈可從乎今晉成新立背僭竊歸中夏則反之正也春秋大改過遷善故獨著楚人侵掠之罪爾鄭見侵於楚則及晉平可知矣

秋赤狄侵齊　赤狄狄之別種孔氏疏曰赤狄白狄俗尚赤衣白衣地譜洺州春秋赤狄之地襄陵許氏曰楚狄迭擾南北此列國棟橈之時也

宋師圍曹左氏傳宋文公即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之謀也武氏謀奉母弟須及昭公弟以作亂使戴桓之族攻武氏于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事在文十八年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經不書二族以曹師伐宋但書宋師圍曹即知為二族見伐故也亦耻宋不能自治徒恃衆强以報復也

冬十月鄭伯蘭卒穆公卒靈公夷立

葬鄭穆公

四年丙辰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音談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魯欲平莒郯之怨挾齊同往書及見魯之志以二大國不能平區區二小邦意魯必有私故不能平於是魯侯怒乃自往伐莒取向何不思之甚魯能為郯伐莒安知無為莒伐郯者乎是魯與齊一出

不能治亂反致亂也
其書取尤辠魯也

秦伯稻卒　秦共公卒子桓公立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　左氏傳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宋字子公歸生字子家）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弒靈公　公子歸生位上卿不能遏服邪惡脅於姦謀撓而從之既操兵柄初聞其謀先事誅之如反手耳何乃為其所制聽其所為故春秋舍宋而辠歸生以為首惡示國討之法也

赤狄侵齊去秋赤狄侵齊今復再侵以中國無盟主故得以肆其侵暴經屢書以見赤狄强而天下弱矣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胡氏傳君行告至常事不書宣公比年如齊而皆至者危之髙固之事亦殆矣

冬楚子伐鄭石氏曰鄭去楚即晉自三年之夏至十年之冬楚凡五伐鄭至辰陵之盟既從楚又徼事于晉故十二年復致楚圍此晉不務德以力爭諸侯又不能服强楚以存中國之致也然楚兵伐鄭二稱人四稱子稱子者四非與之也悼其强而已稱人者二非加貶也誅其甚而已悼其强以表中國之微誅其甚以惡荆楚之横爵之人之其意一也十二年楚圍鄭入之遂敗晉于邲而後鄭服楚晉之不振有自来矣

五年丁巳春公如齊左氏傳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留公强成昏

夏公至自齊左氏傳書過也　公既見止連昏于鄰國之臣厭尊毀列累其先君而於廟行飲至之禮故書至以示過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左氏無子字當從公穀有子字在叔姬上　左氏傳齊高固來逆女自為也故書曰逆叔姬自逆也穀梁傳諸侯之嫁女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者接內也胡氏傳稱子者別於先公之女其曰來者以公自為之主也嫁女於大夫而不使大夫主之則厭尊毀列卑朝廷慢宗廟矣夫以鄭國褊小楚公子圍之貴驕強大來娶于鄭子產辭而卻之使館于外而宣公以國君逼于高固請昏其女強委禽焉而不能止惟不知以禮為守身之綦是以得此辱也春秋詳書皐宣公也　子叔姬即齊

孝公之夫人昭公之母公子商人弑昭公叔姬歸魯昔為齊侯之夫人魯不應嫁齊臣高固固亦不應娶也時齊止公為高固請昏魯侯以此義卻之稍有知者亦知其決不可為何二國之君有如是之昏繆也其失禮甚矣春秋婚姻常事不書書此者以為非常為後世戒也

叔孫得臣卒　不書日史闕文也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左氏傳冬來反馬也禮送女留其送馬謙不敢自安三月廟見遣使反馬高固遂與叔姬俱寧故書以示譏也叔姬昔為國君之夫人既歸其臣又與之偕來齊魯寧無媿乎書此交辠之也

楚人伐鄭　左氏傳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

六年戊午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左氏傳陳即楚故也傳稱陳及楚平荀林父伐陳經皆不書此書趙盾以陳從楚與衛孫免伐之信如是盾乃修盟主之職宜有辭以伐陳而經書侵何耶見晉以兵加之非其道也

夏四月　秋八月螽書螽凡十一八月螽凡三傳十五年本年襄七年　冬

十月

七年己未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左氏傳春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穀梁傳來盟者前定也魯宣專事齊未通于晉衛欲為晉致魯故前約而來盟魯信衛而往與晉會卒為晉所辱盟之不可恃也如此

夏公會齊侯伐萊公至自伐萊杜氏注萊國今東萊黄縣書會者外為主伐萊齊志也書至自伐危之也萊齊魯之鄰小國也大國不能恤齊恃强而伐之可辠也魯因而助虐具辠均耳

大旱去秋螽今秋復大旱歲凶可知矣是後不聞魯救荒以賑貸於民國之所存者幸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黒壤黒壤晉地一名黄父左氏傳盟于黒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鄭及晉平宋公子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黄父即黒壤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黒壤之盟不書諱之也慢盟主以取執止之辱故諱之張氏曰凡盟會而不得見不與盟直書之者曲不在公也若夫見執且不與盟而恙諱之也則其曲在公矣宣公私昵於齊而不事盟主故盟見執而不得與辠以賂而茍免於是諱之則宣公之辠可知矣

八年庚申春公至自會見執於晉踰年乃至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黃齊竟上地公羊傳至黃乃復何有疾也何言乎有疾乃復譏何譏爾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聞喪者聞父母之喪徐行者不忍疾行又為君當使人追代之以喪喻疾者喪尚不當反況於疾乎杜氏曰蓋有疾而還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尸將事遂以疾還非禮也

辛巳有事於大廟仲遂卒于垂杜氏注垂齊地非魯竟故書地有事時祭也

公子遂使齊有疾而還至垂而卒方有事大廟而聞之以遂之弒惡及視有大罪不當書卒今書之者以事之變卒之也書仲其字也蓋宣公德之與公子友之於僖公同有援立之恩故亦用公子友例生而賜氏俾世其

卿在魯則季友仲遂是也古者家大夫卒而賜氏此蓋宣公德遂越禮而生賜氏俾世世大夫故經於其卒書族以志變法為後世戒故劉氏曰自是世仲氏也

壬午猶繹萬入去起呂切籥繹者又祭祭之明日仍陳昨日之禮所以賓尸也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終事而聞則不繹不告者盡肅敬之誠於宗廟不繹者全始終之恩於臣子今仲遂卒書猶繹可已而不已也萬二舞名也舞有文舞籥舞也武舞干舞也籥管也吹籥執翟羽以舞也去籥者以有聲不用也既知其不可而仍用干舞不能制之以禮徒去籥以掩人之外聞也詳覩一字之間足以見聖筆書法之嚴垂訓之意遠矣

戊子夫人嬴氏薨嬴氏文公妾宣公母也稱夫人自成風亂嫡妾敬嬴視效援例以自立

故無貶從同同也襄仲卒方八日而敬嬴亦卒二人皆姦通合謀殺惡及視慘虐不道若此亦安能久乎甫及七年相繼而亡天道之報不遠也時無王又乏盟主得以逃罪而獲令終幸矣

晉師白狄伐秦 左氏傳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晉伐崇以啟釁端自是秦晉報復不已晉主夏盟宜合諸侯過寇亂安中夏不能責己補過反結戎狄以伐秦何諸侯無可與者適足以示中國之弱而謂狄可恃乎況無故毒民殘衆辠莫大焉經直書實事以示貶也

楚人滅舒蓼 穀梁作鄝 左氏傳楚為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同黨相攻滅不書今書者見楚自是愈強聖人先憂之也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杜氏注月三十日食 經書日食之既凡三 連年夷狄

陵中夏臣弑君禍患增出宜乎天變之徵見乎上矣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杜氏注敬謚嬴姓也　成風薨以夫人葬以小君春秋四貶之以正其事今敬嬴薨葬援成風例而無貶從同同同也示魯之君臣不足責乃深責之也葬必卜日既定其日豈可因雨而止今雨不克葬喪制無備可知也使明日雨復不止久暴露於外可乎書之以見其事滅裂君臣皆可鼻也雨不克葬亦以敬嬴之惡而著咎證焉

城平陽杜氏注泰山平陽縣今龔慶府鄒縣有南平陽城襄陵許氏曰國有大喪始葬而又動衆城邑非特不愛民力以公為忘親愛矣不時孰甚焉

楚師伐陳左氏傳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平而還

九年辛酉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泰山孫氏曰公有母喪而遠朝齊無哀甚矣

夏仲孫蔑如京師左氏傳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于周王以為有禮厚賄之宣公於歲首即朝齊以王徵聘夏方使大夫如京師可見宣公之慢公屢如齊無不書至譏之也宣公在位九年於齊凡三朝於周未嘗朝以徵聘今始遣大夫往不待貶而公之惡自見也魯凡朝聘諸侯謂之如恥屈於諸侯故尊魯而不書朝內魯之意也朝周亦謂之如罪其視天王猶諸侯也

齊侯伐萊襄陵許氏曰赤狄比侵齊不敢報萊不伐齊而齊亟伐之畏衆強而陵小弱可以觀惠公

矣

秋取根牟杜氏注根牟東夷國琅邪陽都縣東有牟鄉寰宇記今為密州安丘縣之城治

八月滕子卒左氏傳滕昭公卒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左氏傳會于扈討不睦也謀齊陳陳侯不會前年與楚成故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于扈乃還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杜氏注卒于竟外故書地陸氏纂例國君不卒於其國例書地扈鄭地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胡氏曰晉成公衛成公皆不書葬魯不會也衛成事晉甚謹而宣公獨深向齊衛欲為晉致魯使孫良夫來盟以定之及魯宣會黑壤而晉止公是以扈之會魯獨不往二國赴喪皆不往會以私怨廢禮忘親其辠著矣

宋人圍滕左氏傳因其喪也　滕有喪宋不哀恤而用兵圍之故貶而人之以著其不仁也

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左傳六年楚人伐鄭取成而還此厲之役也既成鄭伯逃歸故九年楚復伐鄭晉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至十二年卒有楚子入鄭之禍　楚以鄭不從故數伐之晉既主夏盟當合諸侯救鄭攘楚可也僅使一郤缺帥師而往果能拒楚救鄭乎是以不克鄭與楚平明年晉又合三國伐鄭取成而還冬楚再伐鄭十一年楚子

與陳鄭辰陵之盟而後楚陳鄭合楚居陳鄭之上初主中國之諸侯也經書楚子非與之紀其強盛與中國之諸侯侔矣

陳殺其大夫泄治

泄字從公穀左氏作洩以唐諱改其傍也　左氏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于朝泄治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泄治襄陵許氏曰殺泄治張陳亡之本也胡氏曰稱國以殺者君與用事大臣同殺之也稱大夫則不失其官守而殺之者有專殺之辠矣治無罪而書名者治以諫殺身者也殺諫臣者必有亡國喪身之禍從之故書名以徵舒弒君滅陳之端以垂後戒此義係於名而書名者也　治之盡忠不避死以諫可謂直矣然當靈公朝夕株林之遊君臣淫放豈疏遠者一言所能止之乎惜乎治不能見幾潔身而去治死

未幾而陳至於君弑國亡悲夫

十年壬戌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公數如齊必書其至聖筆詳載不厭其繁皐宣公也

齊人歸我濟西田左氏傳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程氏曰魯修好故歸魯田田魯有也齊非義取之故云歸我不足為善也公歲往朝齊或一歲再往自負篡逆故柔巽卑屈事齊尤謹故齊惠悅其能順事己以所取濟西田歸之言我者魯之舊封也齊取已十年今始歸我也不言來歸者請而得之也昔取之不以道今歸之不以正一出於相與之私而已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已巳齊侯元卒惠公卒頃公立

齊崔氏出奔衛左氏傳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偪也高國二家齊正卿公卒

而逐之奔衛穀梁傳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也襄陵許氏曰崔杼出而能反反而能弒者以其宗族之強經以氏舉於此辨之早也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左氏傳公如齊奔喪胡氏傳天王之喪不奔而汲汲於奔齊喪天王之葬使微者會而公孫歸父會齊侯之葬其不顧君臣上下尊卑之等所謂肆人欲滅天理而無忌憚者也

癸酉夏徵舒弒其君平國左氏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于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二子奔楚胡氏傳禍莫大于拒諫而殺直臣泄冶不憚盡言於其君以靈公君臣淫縱恐其及禍不忍坐視而言之靈公不能納又從而殺之春秋言泄冶見殺於

前而著夏徵舒弑君於後以見泄冶忠言之驗靈公見弑之由著淫放之禍為萬世之大戒也石氏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此所以陳靈公雖無道而從大夫弑君之詞以書之

六月宋師伐滕 左氏傳滕人恃晉不事宋六月宋伐滕胡氏傳前圍滕稱人刺伐喪也此稱師譏用衆也鄭有弑逆不能討乃用大師以伐小邦故稱師以著其辠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歸父仲遂之子齊侯卒公親往奔赴及葬而使貴卿往會匡王崩公不奔赴故葬則周不來告宣公於天子則慢甚於强國則特厚春秋比事而觀其罪著矣

晉人宋人曹人伐鄭 左氏傳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 鄭數為楚伐不得已從之晉為盟主不能帥諸侯攘楚而但伐鄭畏强凌弱也此時陳與鄭鄭陳弑逆獨不當討乎故春秋俱貶而

書人皐之也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公羊傳季子者何王之母弟也不書名尊天子也左氏傳劉康公來報聘即季子也其後食邑於劉宣公享國十年未嘗朝周事君之禮甚慢僅遣一介而重臣繼來書以見王室之無政故襄陵許氏曰自是王靈頓已王聘益輕春秋不復錄矣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杜氏注繹邾邑魯國鄒縣有繹山今在襲慶府鄒縣為邾魯二國之境詩保有鳬繹邾文公卜遷于繹皆此征伐自大夫出小國當恤伐為已甚又從而取其邑非其有而取之魯之君臣俱可皐也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 左氏傳季文子初聘于齊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 宣公居位十年如齊凡五遣大夫聘齊者六魯之君臣不能為國以禮而數數妄媚悅齊歸父取繹惴惴畏之討故又亟往意必以賄奉之也春秋書之以著其辠比事可見也

齊侯使國佐來聘 左氏傳國武子來報聘 前此齊未嘗來報聘今齊侯新立始一來也

饑 杜氏曰有水災嘉穀不成

楚子伐鄭 左氏傳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戍鄭 傳稱晉救鄭經削之以晉不能攘楚徒救亦無益也

十有一年 癸亥 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辰陵陳地潁川長平縣東南有辰亭左氏傳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盟楚夏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　鄭自此年從楚辰陵繼而叛楚楚繼入陳陳終景公世不從晉明年楚遂入鄭是時齊方伐莒晉復會狄不能討株林之逆而楚莊討之故辰陵之盟春秋書楚于陳鄭之上而特與之以楚初主諸侯因以見中國無人楚人反能行之自此以下比事觀之諸侯之辠著矣於陳鄭書侯伯之爵而楚書子加其上亦所以愧之也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莒恃晉不事齊魯從齊故同伐之兵不討陳亂而附強凌弱春秋書之以著齊魯之辠

秋晉侯會狄于欑才端切函欑函狄地晉侯往會之左氏傳晉郤成子郤克求成于

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故會于欑函　晉捨討陳而以遺楚使之舉大義為伯討以令于中國　晉失盟主之道徒與狄會與楚爭鄭及邲之敗鄭復即楚矣春秋書實事而卑自見也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左氏傳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無動將討于少西氏徵舒之祖遂入陳殺夏徵舒轘音患諸栗門陳城門　楚子夷國君而能殺夏徵舒故與衛人殺州吁例書之書人衆辭大惡衆所欲誅也聖人與楚之討傷中國之無人書楚人而中國諸侯之卑自見矣亂臣賊子人人得討不應問於內外所以廣忠孝之路而拯救三綱於大亂之日也

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上書楚子殺夏徵舒與其誅弒逆義也稱人言衆志也此書楚子入陳獨稱楚子楚子之所欲也楚子既入陳而欲縣陳貪其利也向非申叔

時言之遂已陳矣後雖復封之故仍書入入者不受而强之也公孫寧儀行父從君于昏宣淫于朝誅殺諫臣致君見弑蓋致亂之臣也靈公見弑遂奔楚託於討賊復讐以脫其罪楚莊不能察其反覆既宥其罪而納之陳又使陳人用之舉措謬矣蓋二臣者初奔楚必以重賂啗楚又以縣陳之利誘之楚子貪惏故悅而不加之罪而强欲納之于陳故經始書討賊與之然後著其入陳且納亂臣之罪使楚莊功過顯然可謂當矣

十有二年甲子春葬陳靈公陳弑君之賊已討故可以書葬矣

楚子圍鄭左氏傳楚子圍鄭三月克之自皇門至於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其民矣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尫入盟子良出質鄭與楚辰陵之盟又徼事于晉故楚復圍鄭　楚子已縣陳賴申叔時一言而封陳故經不書滅而書入楚子已入鄭鄭伯牽羊以逆楚子以其能下人退三十里

而許之平故經不書入而以圍書此聖人忠恕之道也胡氏謂不書楚入鄭以能討陳弒逆故從末減也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楚圍鄭晉荀林父帥師救鄭鄭已服楚桓子林父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動兵伐鄭不後隨武子士會善之獨彘子先縠曰不可知莊子亦不許惟韓獻子謂桓子恐彘子以偏師陷子為元帥而師不用命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時楚師亦欲還晉趙括趙同從彘子以戰遂大敗 林父為元帥不能止諸師之從楚師林父既知無及於鄭矣諸帥又皆信然其策先縠若以中軍佐濟下令軍中無得妄動按軍法而行辟夫豈不可既不能令乃畏失屬亡師而從韓獻子分惡之言知難而冒進是棄師也於誰責乎故經不書晉救鄭而以林父書及之者言林父之志乎此戰也并著其敗師之辠焉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左氏傳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明日蕭潰　楚入陳復入鄭敗晉師乘其銳氣伐蕭以滅之故經特書滅以著其暴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清丘衛地地譜今濮州臨濮縣東南有清丘　左氏傳晉原縠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宋伐陳衛救之不討貳也楚伐宋晉不救不恤病也故曰不實其言宋為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音要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陳共公與衛成公有舊好故孔達背盟救陳以死謝晉　胡氏曰書同盟志同欲也程氏曰晉為楚敗諸侯懼而同盟也　書皆國卿而書人以其盟無益未

幾皆渝故貶之陳藉楚以討弑君之賊不容不從楚宋不能為陳討賊楚既平之乃動衆伐其即楚非義舉也衛人救陳雖背盟經以救書見陳未有罪而遭宋伐為可恤也書救者責宋也書師以其妄用衆書衛人以其渝盟也

十有三年乙丑春齊師伐莒 左氏傳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

夏楚子伐宋 左氏傳以其救蕭也 陳既從楚宋伐之故楚救陳以報伐也

秋螽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左氏傳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 先穀剛愎違命敗晉師今又召狄戮之是也何稱國以殺林父新將中軍以先穀佐之使敵國謀臣知其從政者新未能行令故稱國以殺不去其官罪累上也 越椒將攻

楚楚莊雖滅之尚思子文治楚而復克黄之所先縠先軫之孫而滅其族晉之德刑皆不足以敵楚矣

十有四年丙寅春衛殺其大夫孔達案左氏傳十二年陳貳於楚宋以清丘之盟故伐陳衛孔達曰先君有約音要言焉不可不救也衛成公與陳共公有舊也故孔達欲背盟救陳而以死謝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衛人救陳既而晉人來討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為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於是孔達縊而死衛人以殺告說于晉而免于伐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搆我敝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衛人以為成勞復室其子使復其位襄父位孔達固有罪矣而衛人用其言以干盟主故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衛用人謀國干犯盟主至于見討誰之過然故不去其官稱國以殺春秋端本清源故書法如此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曹文公卒宣公立成十三年卒

晉景侯伐鄭左氏傳為邲故也晉不能庇鄭使鄭因服於楚既困且辱皆為晉也而犯楚師楚能赦之楚德厚矣雖怪其與楚也晉伐楚救鄭既以後期邀戰于邲自取敗績不知悔過以同姓諸侯自相魚肉欲中國強荊楚弱其可得耶晉敗于邲不能自反復與楚爭鄭勞人甚矣文公而下諸侯親自將書其爵此所以書晉侯伐鄭是也

秋九月楚子圍宋左氏傳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曰無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文十年楚子田孟諸無畏抶宋公僕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犀申舟子以子託王示必死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以

我比其邊鄙是與亡國同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寢門闕劒及于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九月楚子圍宋宋困於楚數矣自僖公之世會盂被執戰泓敗績盟諸侯以解圍今復被圍楚之強甚矣然十二年宋伐陳經書救陳所以著宋之罪今書楚子而不去其爵亦所以示宋殺其使以召兵故無貶辭春秋非以進楚亦著楚自此而益盛矣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石氏曰文公以來大夫始專盟會至此以為常矣王氏曰遂以不正立宣公宣公以不正而任其子歸父此年會齊侯明年會楚子見公與之深也諸侯失政自宣公始大夫專政自歸父始聖人詳書以疾之公孫歸父以外臣僭恣而抗諸侯齊侯以國君下屈而會外臣皆非

禮也經特書之所以著當時諸侯陪臣之皐不能以禮讓為國國非其國矣

十有五年丁卯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案左氏傳十四年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公孫歸父去年會齊侯今年又會楚子其專甚矣會于宋以宋被楚圍將以平宋楚因以自謀而薦賄也魯以千乘之國不能自植立而至為此謀又使其臣得以專恣不亦謬乎春秋連書之所以志魯之君弱臣強而反自屈於蠻荊也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宋被楚圍九月甚急及是而始平平謂平和之也宋華元以情告急于楚子反感動子反子反亦以情告之於是退三十里而盟二子平二國差可賢其稱人何也公羊以為

平者在下也謂二子專之非禀命於君雖卿亦人之不與之也況華元竊入楚師而刼其將子反將而刼於敵出於要盟故君子不貴故書平而不書盟也書宋人及楚人平宋及之也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左氏傳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於是晉侯伐潞滅之殺酆舒潞赤狄之别種也赤狄有潞氏甲氏潞今潞州潞城縣潞嬰兒歸晉以其所自出也晉侯因酆舒之罪使林父帥師討之既執酆舒殺之以正其罪當立君改紀其政而返何乃利狄之土滅潞氏以其君歸不仁也經不書林父而書晉師責晉而畧狄也

秦人伐晉秦人伐晉凡三文三年此年襄十一年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左氏傳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二人皆王卿士使王子捷即王札子殺召戴公及毛伯衛卒立召襄襄戴公之子果如傳所云則王孫蘇首惡經何不書恐未必然也 發微以王札子王子札也文誤倒耳劉氏云王子札之子故稱王札子然皆不可考也召伯毛伯王之卿士王札子人臣也而擅殺之周衰天子失政刑其亂甚矣春秋書之不待貶而罪著矣

秋螽 自六年至今凡三遇秋螽其間水旱迭至宣公不修德之所致也災異數而國空匱橫斂起而民愈困矣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無婁杞邑 公羊作牟婁恐無婁之訛也 大夫相會始此也始諸侯自相會後諸侯與大夫會至此大夫與大夫會皆非王事而動以非禮故其流不至於篡奪不止也

初稅畝初謂始行之也稅畝履畝而稅也井田之法一夫百畝十畝為公田什一而稅也今履其私田復十稅一始什二而稅也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盖始於此也其後成作丘甲哀用田賦春秋屢書之以譏重歛也

冬蝝生蝝悅全切又尹絹切　蝗子也始生曰蝝既大曰螽秋方有螽冬又生子盖螽遺子於僻野又將蕃育聖筆復書懼災也

饑經三書饑宣世兩書饑十年以大水今年以螽為國不務本無蓄積一遇凶災則民不聊生而又加以重歛國非其國矣

十有六年戊辰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左氏傳士

會師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鐸辰不書留吁之屬三月獻狄俘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傅代林父將中軍杜氏注甲氏留吁赤狄別種晉士會命卿又為上將書以人貶之也晉既滅潞氏今又并其餘黨盡滅之無遺亦甚矣其忍也致貶之也晉自郤之失而還志在於伐狄遂并其地聖筆書之極貶之也

夏成周宣榭火成周周之東都今洛陽也宣榭公羊曰宣宮之榭也何休曰周宣王之廟也至今不毀者有中興之功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無室曰榭杜氏注講武屋胡氏曰棨呂大臨考古圖有郱敦者稱王格于宣榭呼內史策命郱是知宣榭宣王之廟也古者爵有德祿有功必於大廟示不敢專也榭者射堂之制其堂無室以便射事宣王之廟謂之榭其廟制如榭也　左氏曰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

火天火曰災　聖人因東周宣榭之火傷聖王之烈既不可得而見併其遺迹亦從而火之所以傷而志之也

秋郯伯姬来歸左氏傳出也此年郯伯姬来歸成十五年杞叔姬来歸皆見出也嫁之時不書歸以為媵也春秋内女出亦詳書之所以謹男女之際正人倫之本也

大有年桓弑逆宣奪嫡桓立十八年宣亦立十八年其間水旱災變薦臻歳不絶書桓書有年志歳稔也宣書大有年志歳大熟民大足食也皆紀異也盖謂連年凶災此年方得豐熟民幸足食宜喜而書之以紀其異以見他時之不足可知此聖人言外之微旨也

十有七年己巳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昭公卒靈公立襄二十六年卒于楚

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　葬蔡文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斷直管切又音短

杜氏注斷道晉地　左氏傳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音傾公帷婦人使覵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家衆也又弗許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及斂盂高固逃歸晉師還　齊頃侮晉使固可罪何郤子之怒而不能已亂反甚之耶姑假同盟之禮約諸侯共伐齊也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公弟叔肸許乙切卒宣公子赤之庶

兄而殺之以奪其位叔肸非之終身不食其祿其不去者以兄弟之親不可絕也書之曰公弟明其得弟之道以叔肸得弟之道則宣之為兄而不兄可知矣其稱字賢之也故取貴於春秋公子為正大夫而書卒貴也不為大夫而書卒賢也

十有八年庚午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左氏傳晉侯衛太子臧伐齊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以公子彊為質於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　齊頃公亂晉郤克私怨逞兵春秋據事書之齊晉之罪自見也衛世子也而帥師會諸侯以伐人國不言及者罪之也

公伐杞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戕殺也自內曰弑自外曰戕邾人往時嘗執鄫子用之鄫不能復天子不能誅今又直入鄫國戕鄫子縱恣暴虐甚矣非亂世

曷至是哉書于鄫責鄫之臣子不能拒難也

甲戌楚子旅穀梁作呂卒時楚子僭王降稱子狄之也此聖筆所削也五等諸侯卒稱爵正也葬稱公從臣子詞也若吳楚之僭春秋絕之辟其僭稱之號恐民之惑故不書葬書卒以其與中國同會盟也時齊晉伯業衰楚莊能誅叛討貳因而傷其卒而志之也楚莊卒共王立襄十二年卒

公孫歸父如晉左氏傳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　時三家強感歸父謀去之固善而不知其本已之不正安能正人以正國家況事晉未久豈能保其必信而假之以力哉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左氏

傳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歸父還自晉至魯竟外聞君薨而家遂不容於不奔也盖宣公以仲遂援立之功而愛歸父用之太專故疾之者衆徒以公庇之未能誰何也今聞君薨而不敢復命亟去而之齊以逃罪也奔不言出在外也

讀春秋編卷七

讀春秋編卷八

宋 陳深 撰

成公 名黑肱宣公子謚法安民立政曰成定王十七年即位

元年辛未春王正月公即位 張氏曰雖無王命有父命故書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禮記月令仲春獻羔開冰令二月書無冰蓋冬温無冰可藏至二月獻羔無以啓冰而廟薦故書以志之洪範豫恒燠若謂舒之罰常燠也經書無冰三蓋常燠也此則成公幼弱政事舒緩政在三家公室不張其兆見矣

三月作丘甲作者創始為之也謂變古之常制而始作之也丘甲賦丘為甲也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十六井四丘為甸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也胡氏傳唐李靖曰周兵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共出七十五人然則一丘所出十有八人積四丘具一乘今作丘甲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為兵矣蓋益兵而增三之一耳按甲士三人者統步卒七十二人每甲士一人統步卒二十四人故二十五人為一甲今每甸增二十五人而甸出四甲實一丘出一甲故曰作丘甲成公初年而變法增賦民困於暴斂矣故聖筆特書作之一字以惡之也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杜氏注赤棘晉地　初公孫歸父與宣公謀去三桓聘于晉使還公薨懼而奔齊三桓用事怨齊納歸父聞齊將出楚師故臧孫許又懼晉討遠尋盟于赤棘書及

者魯所欲也汲汲而求盟故明年葦之戰用晉師焉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左氏傳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王季子也徼戎戎平還要其不備將遂伐之叔服周內史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茅戎之別王師敗而不先言戰以王者至尊天下莫之敢亢而況戎乎不言戰所以存尊君之義也王者有征無戰今王無德以來遠人徼戎致敗是自敗之道也故不諱敗而書之因以示戒也

冬十月

二年壬申春齊侯伐我北鄙左氏傳齊侯伐我北鄙取龍遂南侵及巢丘經不書

失邑略之也齊納歸父而三家怨及魯盟晉而齊益疑故首来伐未幾有鞌之戰胡氏謂同為憤兵皆非義也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齊以伐魯之師南侵衛亦使孫良夫石稷將侵齊與齊師遇石稷欲還孫子不可遂戰于新築而敗經書及齊師以衛主之也盖良夫不能全師愛民不從石稷之言必進而戰致敗君衆幾喪身辱國故以衛主之而皐良夫也齊侯自將而不曰齊侯不與衛大夫之敵齊侯也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文子臧孫許宣叔叔孫僑如宣伯公孫嬰齊仲氏帥師會晉郤克獻子衛孫良夫聦子曹公宣子首及齊侯頃戰于鞌齊師敗績鞌齊地魯四卿並將踰制甚矣

聖筆首詳書之以志其借晉侯以郤克之怒許二臣之請毒民役衆非盟主不得已而用兵也四大夫擅命請兵交怨鄰國以肆其憤豈人臣之道借竊之禍啟矣齊頃驕恣致四國之師師敗而幸免焉經例以受伐者為主此戰雖齊自取而不主齊者以四國驕慠殘民故主之以為憤兵之戒也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鞌之戰齊師敗齊侯幸免晉師逐齊侯齊侯使國佐齊大夫如師請平鞌去齊五百里袁婁去齊五十里而及國佐盟齊亦窘甚矣諸侯之師迫人於此而受賂以盟其亦異於名陵之役也召陵則經書曰來盟于師盟于召陵楚人自服而求盟也此則經書曰使國佐如師雖曰齊侯哀鳴請服國佐之來將以賂免非服之也而晉之命之不以禮為國佐所折揖而去之郤克於是朕音舜魯衛之使以其辭而為之請然後許之逮于袁婁而與之盟故

經書及見汲汲欲盟者晉也反以晉人及之吁國佐一言使四國大夫汲汲追與之盟辭之不可已者如此郤克以雪見笑之憤會四國之大夫一戰勝齊反魯衛侵地不為無功而春秋絀之惡其以大夫而專征伐挾主盟之勢戰勝脅迫而要賂以力而不以禮也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文公卒共公立成十五年卒

庚寅衛侯速卒穆公卒定公立成十四年卒

取汶陽田取者非其有而取之也汶陽漢志魯國汶陽縣今兖州泗水縣東南有汶陽故城汶陽田本魯田也齊歸而與之不曰歸而曰取蓋因晉勝齊齊不得已而歸之如賂焉非其志也齊嘗侵而有之晉命歸之其得之之易猶取之也不曰取之齊者本非齊地也

冬楚師鄭師侵衛衛從晉伐齊故楚侵之鄭楚與國故以師會俱稱師見其衆也衛有穆公之喪鄭衛同姓從荆楚而伐喪其罪可知不書及與楚同貶也而又書楚于鄭上見楚主兵鄭服乎楚而聽其役也聖筆直書而罪自著矣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蜀魯地泰山博縣西北有蜀亭左氏傳楚侵衛遂侵我師于蜀經書侵衛不書侵我與師于蜀止書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何耶書其重者爾莫重乎以中國諸侯降班而下與外裔之大夫會也公既懼楚與其大夫為蜀之會遂率諸侯凡十一國與之同盟自是鄭專事楚晉不得宋由公即楚故也先書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以明諸國棄晉從楚之由也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

人薛人鄫人盟于蜀左氏傳楚侵及陽橋魯地孟孫請往賂之公衡為質以請盟楚人許

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
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
盟于蜀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
匱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程氏曰楚為
強盛淩轢中國苟能保固疆圉要結鄰好豈有不能自
存之理乃懼而服從與之盟約故皆稱人以見其衰弱
責諸侯則魯可知矣 春秋魯史也故先書公次書楚
主盟者也嬰齊貶稱人 以楚僭王黜之不同與列國諸
國大夫亦稱人責其不能保固疆圉以
事晉畏楚而服之是從夷也故極貶之

三年癸酉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去年公與
鄭為蜀之盟魯宋衛曹咸在焉言猶在耳今又從晉伐
之何耶與鄭盟為楚也今伐之從晉也反覆若此盟不

足以固信矣雖然聖人未嘗不欲與中國而攘荆楚故盟于蜀則人之諸侯從晉伐鄭則書爵焉伐之者以鄭附楚也晉徒知鄭從楚而不知十一國亦竊與楚盟晉雖武知之以其衆難以盡罪之也故先問首從楚之鄭約魯宋衛同伐之以警其餘也經書爵者亦以許晉此役俾諸侯有所懼不致靡然盡從楚也宋衛有喪去衰經而從金革不稱子而稱爵著其惡也譏宋衛則公與諸侯之非自可見矣

辛亥葬衛穆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公昨畏楚而盟今附晉而伐未逾時而至以危之豈非公貳心晉楚有危之道也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劉絢曰新宮宣公之宮也不曰宣宮者神主未遷也丹桓宮楹刻桓

宮桷皆稱謚此不稱知主未遷也宮告成方新主未遷祭未舉故但稱新宮廟災而哭禮也為神靈之所止人情所宜哀今主未入遇災而哭此何禮哉宣公簒逆所立不正已甍獲免矣故廟成而燬天意所絶以其不可從祀也

乙亥葬宋文公

左氏傳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燒蛤為炭益車馬多埋車馬始用殉用人從葬椁有四阿四注椁也孔氏曰周禮匠人云殷人四阿重屋阿棟也四角設棟也棺有翰檜翰旁設檜上飾皆王禮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為　胡氏以經不見葬之厚然聖筆至七月方書葬見其用天子七月而葬之禮具僭侈可知矣

夏公如晉左氏傳夏公如晉拜汶陽之田之田特書曰取足以見疆場之令不出於王魯復汶陽矣魯歸田以晉力故往拜賜其重如此後年晉使韓穿来言汶陽田奪而歸之於齊有以知晉之無以令天下矣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左氏傳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即公子去疾伐許許鄭皆即楚今鄭以許恃楚而不事之故興此伐以亂治亂聖人惡之又況大夫之專伐乎

公至自晉公行多不至其書公至自晉譏之也譏其何為至自晉也公自即位不思朝周而往拜汶陽田而朝晉繆舉也經特書以罪之也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左氏傳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杜氏注棘汶陽之邑在濟

北虵丘縣胡氏傳復故地而民不聽命至命上將用大師盖魯於是時初稅畝作丘甲稅役日重矣棘雖復歸故國所以不顧為之氓也成公不知薄稅斂輕力役修德政以來之而肆其兵力雖得之亦必失之矣

大雩魯雩可也大雩不可也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音詳咎音臯如杜氏注廧咎如赤狄別種也左氏傳伐廧咎如討赤狄之餘也廧咎如潰上失民也上失民也此傳釋經之文而經無廧咎如潰四字盖經闕此四字宣十五年晉滅赤狄潞氏其餘散入廧咎如故討之大夫國氏亦以譏其專伐耳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左氏傳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

夫来聘且尋盟丙午盟晉丁未盟衛泰山孫氏曰此公及荀庚孫良夫盟也不言公者二子伉也二子来聘不能以信相親反要公以盟非伉而何故言聘言盟以惡之

鄭伐許

四年甲戌春宋公使華元来聘左氏傳通嗣君也杜氏注蓋宋共公初即位故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来朝左氏傳歸叔姬故也杜氏注將出叔姬先修朝禮言其故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左氏傳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夫

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杜氏注敬諸侯則得天命張洽曰晉景公勝齊而驕魯欲叛之也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左氏傳公至自晉欲求成於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

冬城鄆任公輔曰魯西邑東郡廩丘東有鄆城即西鄆後漢志廩丘今濟南府鄆城縣杜氏注公欲叛晉故城而為備魯有二鄆此近晉者也

鄭伯伐許左氏傳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許地鄭伯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程氏傳

稱鄭伯見其不復爲喪以吉禮從戎何氏注喪未踰年稱伯者時樂成君位親自伐許故如其意以著其惡

五年乙亥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穀梁傳婦人之義嫁曰歸反曰來歸陸氏纂例曰郯伯姬杞叔姬不書嫁而書出或嫁時夫未爲君也胡氏曰春秋於內女其歸其出錄之詳者重人倫之本以爲世戒也

仲孫蔑如宋左氏傳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前年宋華元來聘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公羊首作秀杜氏注穀齊地左氏傳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即僑如餼諸穀野饋曰餼運粮饋之大夫之擅相與會志其專也

梁山崩杜氏注梁山在馮翊夏陽縣北今同州韓城縣有禹貢梁山左氏傳梁山崩晉侯以傳中戀反

辟也召伯宗伯宗辟音避重遇重載之車使之避已曰辟傳重人曰重載之人待我言車重行遲若待我回避不如捷之速也捷邪出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名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不舉樂降服乘縵車無文飾徹樂出次舍於郊祝幣太祝陳玉帛禮神史辭太史修言辭以謝過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公羊傳梁山崩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胡氏曰絳人之語於禮文備矣古之遭變異而外為此文者必有恐懼修省之心主於內若成湯以六事檢身高宗克正厥事宣王側身修行欲銷去之是也徒舉其文而無實以先之何足以弭災變乎夫國主山川至於崩竭當時諸侯未聞有戒心而修德也故自是而後六十年間弒君十有四亡國三十二其應亦憯矣春秋不明著其事應其事應具存其可忽諸襄陵許氏曰山崩之歲

定王崩周室日衰又二年而吳兵始犯中國卒與晉爭盟于黄池王伯道衰

秋大水陰盛邪勝之所致也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定王也魯不會不書葬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蟲牢鄭地杜氏注陳留封丘縣北有桐牢左氏傳許靈公愬鄭伯于楚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鄭穆公子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泰山孫氏曰天王崩晉合諸侯同蟲牢之盟不顧甚矣鄭既服晉於是盟九國諸侯約備強楚也十一月聞天王之訃而不往奔喪十二月方且從事會盟經書其實事而諸侯不臣之罪自見也

六年丙子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二月辛巳立武宮武宮武公之廟也立者不宜立也書之譏非禮也武公名敖周公九世孫由武公至于成公十有二世矣非百世不遷之祖乃親盡已毁之宫也成公不考廟制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為五過則毁之不可復立立之非禮也與其後定公立煬宫同

取鄟音專又市轉反杜氏注鄟附庸國也左氏傳取鄟言易也胡氏傳鄟微國也書取者滅之也滅而書取為君隱也魯淩弱而以兵力取之雖不書滅書取亦貶之也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以蟲牢之盟諸侯謀復會而宋辭以子靈之難故侵之

夏六月邾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公孫嬰齊叔肸子也左傳子叔聲伯即公孫嬰齊如晉命伐宋

壬申鄭伯費卒 鄭悼公也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左氏傳孟獻子即仲孫蔑叔孫宣伯即僑如侵宋晉命也　侵者潛師侵掠也魯以晉命有事於宋出於無名故經書侵以罪之也晉景不務彌縫諸侯之闕反使諸侯搆怨則楚必有以量中國矣　魯自成四年宋來聘五年魯報聘今年侵宋以蟲牢之盟宋辭以子靈之難晉疑宋有異意故命魯侵之七年宋從晉於馬陵之盟於是晉魯宋交好如初故八年宋魯始為婚契終宋之世與會為好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楚始書大夫將　左氏傳楚子重即嬰齊伐鄭鄭從晉故也

楚伐鄭喪疑於文無貶以棄禮背義判楚之常然下志晉欒書帥師救鄭善救者則伐者之罪見矣

冬季孫行父如晉　左氏傳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今平陽絳邑縣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

晉欒書帥師救鄭　鄭昔事楚而今歸晉故楚伐之晉不得不救之也晉救至而楚師還晉師欲與之戰而欒武子從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三帥之諫不遷戮而遂還春秋所以善欒書也不戰而使楚師畏之而去不無功也襄陵許氏所謂存覇統也

七年丁丑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鼷小鼠也口甘食傷牛不覺天地之牛角栗宗廟之牛角握郊之大禮必用牛牛傷角則不可用郊禮非魯所當行以僭事天天不饗也鼠初食牛角尚可曰養之不謹至於改卜牛鼠又食其角非人

之所能也天意不嚮借也如此即變異也襄陵許氏曰小害大下賊上食而又食三桓子孫相繼之象宣公有虞三桓之志至成弗戒亂之象著矣

吴伐郯音談 杜氏注吴國今吴郡郯己姓國秦有郯郡漢屬東海郡故城今在淮陽下邳縣北

楚見於經始書荆後進而書楚盛而書子吴泰伯之後本伯爵春秋惡其僭王今始見於經但稱國其盛不過稱子與楚皆狄之也四夷雖大止當稱子春秋所以正名分也 左氏傳吴伐郯郯成郯及吴平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恤無弔者也夫

夏五月曹伯来朝曹宣公也

不郊猶三望吴郡朱長文曰禮天子有四望諸侯則祭境内山川而已魯當祭泰山泰山魯之境

也禮所得祭故不書三望僭天子禮是以書之三望說詳見僖公三十一年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左氏傳楚子重伐鄭師于氾音凡鄭地在襄城縣南楚未得志於鄭故子重復伐鄭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楚伐鄭公會諸侯以救之伐者不善而救者善也故皆稱爵杞本公爵降而稱伯又列於莒邾之下志其削弱而託憫之之意也　晉合八國之師親往救鄭攘荆楚安中國之師也故書救以善之曷不移八國之師往問罪於楚徒救而不能服之何足以言盟主也

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杜氏注馬陵衛地陽平元城縣東南有地名馬陵　八國諸侯

同病楚故同盟

公至自會

吳入州來杜氏注州來楚邑淮南下蔡縣今屬壽州楚子重子反以私憤讒殺申公巫臣之族巫臣怨之時在晉遂請使於吳與之射御教吳乘車戰陣教之叛楚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子反一歲七奔命蠻方屬於楚者吳盡取之見於經春伐郯秋又入州來無所畏憚暴甚若此以晉通之前此楚嬰齊數伐諸侯自是不敢動畏吳之攻其後也雖然晉之通吳是又生一楚也

冬大雩冬而旱得雨故雩

衛孫林父出奔晉左氏傳衛定公惡孫林父孫良夫之子冬孫林父出奔晉衛侯如晉晉反

戚焉戚林父邑出奔戚隨屬晉故晉因衛来朝而反其戚邑焉

八年戊寅春晉侯使韓穿来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汶陽田魯之田也齊昔侵之鞌之役晉師勝齊晉俾齊歸侵魯之田今齊晉復合晉侯乃使韓穿来言歸之於齊脅而歸之也魯之田受于天子晉豈得私喜怒而專制之乎故春秋始不曰歸而曰取謂魯假諸侯之兵力得之也今書曰歸反若齊之物而歸之所以極晉罪也

晉欒書帥師侵蔡襄陵許氏曰侵蔡報伐鄭也大國爭衡而小國受敗春秋矜焉

公孫嬰齊如莒左氏傳聲伯如莒逆也因聘而自逆婦也

宋公使華元来聘左氏傳聘共姬也許氏曰錄伯姬始於此

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杜氏注宋公無主昏者自命之故稱使也任氏曰婚禮不稱主人為其嫌於自媒也納幣而書宋公使之非禮也胡氏曰公孫壽卿也納幣使卿非禮也納幣大夫之事也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趙朔晉侯之壻也其季父曰嬰朔死而亂其室趙莊姬趙同趙括怒戮而放之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必憂弗聽莊姬怒譖之於君曰同與括將為亂君問諸欒氏郤氏對曰固聞之君於是殺同括　同括為人臣內不能正家外專權自恣固足以來其譖而殺其身然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以晉侯信譖而殺無罪罪累上也見晉之無政刑矣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周簡王初即位三年恩有維固諸侯之心故使召伯來賜公命非禮也一人之私恩也故書曰天子天子者子養天下主乎恩也天王者制治天下主乎法也主

乎恩則以情主乎法則以事江漢之詩曰王命召虎式辟四方王命召虎來旬來宣凡此者主乎事則知王者以法言也虎拜稽首天子萬年明明天子令聞不已凡此者主乎情則知天王以恩言也成公之立八年矣未嘗入見又無勤王之功何為而賜命也特出於上之私恩而已是以聖筆變文曰天子以見非王者之大法誠天子之僭賞也召伯召桓公周卿士經書王而不加天不能承天也書天子而不稱天王為其不能以天臨乎下也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叔姬來歸自杞今四年矣其卒也故書雖見出猶書卒者為明年杞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故也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吳伐郯晉不救郯不得已成之晉又強魯并率諸侯伐之何義乎魯為郯請緩師亦不可魯弱畏晉而不敢違也來聘而強以伐人之國不道也僑如出會士燮主兵大夫之專甚晉之霸政亦自此而衰矣

衛人來媵

媵伯姬也媵不書此何以書譏三國來媵非禮也此後齊晉來媵二國媵之禮也

九年己卯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左氏傳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杞叔姬卒為杞故也還為杞婦故卒稱杞逆叔姬為我也既棄而復逆其喪為魯故公羊傳脅而歸之也啖氏曰出婦未反而逆其喪非禮也陸淳曰此言禮有婦既練而反未練而出然則出婦有反歸之禮但女嫁未三月而死猶歸葬于女氏之黨今叔姬生未反於杞而死反葬故曰非禮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

蒲左氏傳爲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在七年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爲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寛以待之堅彊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晉不悖信義以率諸侯徒盟不足尚也盟鄭而鄭即楚故秋執之盟莒而莒爲楚伐而潰晉不能救晉之無信義可知矣盟何益之有哉經書同盟以罪晉也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經不言逆逆之道微爾但書歸于宋譏其不得以禮行也古者婦人既嫁三月而後廟見稱婦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父母使人操禮致之謂之致女致女使大夫聘焉卿非禮也經詳書閔之也

晉人來媵媵伯姬也諸國聞伯姬之賢而爭媵之也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稱人而執者既不以王命又不歸諸京師則非伯討也書人所以著其專執之罪楚以重賂與鄭鄭會楚公子成于鄧秋鄭伯悔而如晉晉人以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使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削而不書以鄭貪楚之賂背盟棄信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救之名也晉與楚徒爭鄭不能以禮招攜以德懷遠但以區區之詐力求諸侯何足以言盟主患楚之彊暴何不會諸侯以伐之使服及其伐國然後救之救未至而從之者則伐而爭之今執其君以伐其國又殺其使亦甚矣卒之鄭謀改立君以紓國難公子繻見殺叔申叔禽

見討子如之死者四人鄭禍變若此皆晉為之也豈得謂之執有罪故書人貶之晉之罪著矣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今春晉方會諸國盟于蒲以備楚也莒小國不得不從不從則晉必會兵伐之今楚伐莒浹旬之閒圍渠丘潰莒又入鄆莒固以無備而潰諸侯熟視而莫之救盟豈足恃乎其何以服人之心而使無攜貳也宜乎晉之不競楚之無忌憚自若也

秦人白狄伐晉左氏傳諸侯貳故也　宣八年晉師白狄伐秦書曰師惡盟主而同白狄也今秦伯與白狄伐晉書人以秦與狄均也然皆不書及一之于狄也晉不能謹內外之辨首與白狄伐秦故秦復與狄伐晉皆晉有以啓之也

鄭人圍許左氏傳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示不畏晉為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紓緩也勿亟遣使諸晉示欲更立君晉必歸君晉執鄭伯鄭人謀出師圍許將改立君以紓晉使晉必歸君此所以圍許也

城中城杜氏注中城魯邑也在東海廩丘縣西南治國安民以德政不專恃城池以為固勞民動衆以興大役春秋所不取也故穀梁氏曰凡城之志皆譏也左氏曰書時固不論時與不時也

十年庚辰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左氏傳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胡氏曰其為弟者子叔黑背生公孫剽孫林父甯殖出衛侯衎而立剽亦以其弟有寵愛之私故得立耳此與齊之夷仲年無異特書弟以為後戒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匹夫而代大夫之事也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匹夫而

代諸侯之事也衛侯之弟黒背侵鄭匹夫而代諸侯之權也不書氏族未命也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魯之僭郊非禮也故天不享而卜之不從卜日卜牲蓋有常禮卜至於再不吉則已何至於五其瀆甚矣見天之不可妄徼其吉耶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晉執鄭伯鄭公孫申謀立君而紓晉使晉必歸君公子班聞其謀三月立公子繻四月鄭人殺繻立髡頑成公太子子如奔許欒武子以鄭立君我執一人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五月晉立太子州蒲為君會諸侯伐鄭鄭賂而盟辛巳鄭伯歸經但書晉侯傳安知是太子州蒲晉侯生立為君者晉執鄭伯而伐之以要其賂始歸之使鄭禍亂荐作晉為已甚矣書此志晉之罪而併罪諸侯也

齊人來媵媵伯姬也晉衛同姓二國已來媵齊又媵則三國況異姓不宜媵非禮也

丙午晉侯獳乃侯切卒晉景公卒厲公立成十八年遇弑

秋七月公如晉公親往弔而朝嗣君也晉止公使送葬於是羅茂音廢又救未反以公貳於楚羅茂如楚侯其還以知虛實冬葬晉景公而經不書左氏以為諱之石氏以左氏未足考據公雖如晉葬未必在也

冬十月

十有一年辛巳春王三月公至自晉公自去年七月如晉至此年春三月方至自晉凡留九月何其久也左氏有止公送葬之說其始也以公為貳於楚止公請受盟而後使歸危亦甚焉

晉侯使郤犨尺由切來聘己丑及郤犨盟郤犨晉郤克從父兄弟也時晉強魯弱郤犨以大夫而敵公盟何其專也來聘晉止以報公之如盟則我所欲也故書及不書公恥公與大夫盟而諱之也晉之來盟以公貳楚魯畏晉強不敢不盟也

夏季孫行父如晉報郤犨之聘也左氏曰且涖盟非也魯雖欲之晉安肯盟若以郤犨之來為來盟則當書之如衛侯使孫良夫來盟之類宣六年若以行父之往為涖盟則亦當書如公子友如齊涖盟之類僖三年

秋叔孫僑如如齊左氏以修前好傳之蓋魯懲於附晉陵齊以自取辱而始講交鄰之禮雖欲附齊而未能也自鞌戰之後與齊盟于蜀又盟于蟲牢又盟于蒲雖盟而齊未釋憾於鞌之戰而魯未釋憾於

汶陽之復歸故叔孫僑如如齊專以修鄰好耳

冬十月

十有二年壬午春周公出奔晉公羊傳周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左氏傳周公楚惡惠襄惠王襄王族之偪也且與伯與平聲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書曰周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杜氏注天子無外故奔者不言出周公為王所復而自絕於周故書出以非之人臣有過當服罪安有奔之事為臣出奔無君矣天下安有無君之國也晉納逋逃其罪亦著矣

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按左氏宋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鄭伯如晉聽成會于

瑣澤傳既言宋合晉楚鄭聽成經何以但書會晉衛而鄭宋楚俱不與何耶以經考傳則有不可曉者矣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左氏傳狄人間宋之盟以侵晉間間剛之間狄以晉楚盟于宋故間之而侵晉

冬十月

十有三年癸未春晉侯使郤錡魚綺切來乞師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晉不稟命於天子擅欲興師其後雖假王命而行而非專稟命也況以私忿伐秦唯恐諸侯之不從故畀辭自屈以乞師自此至十六年十七年十八年凡四乞師於諸侯聖筆特書乞之一字其貶之也至矣晉為盟主動以信義徵諸侯以師會孰敢不聽何至於乞哉春秋直書實事以為後世戒也

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書如京師而不書朝見非有朝王之實意因晉約伐秦道由王都而往朝之故書與列國之禮均書如京師之後而繼書遂會諸侯伐秦以見其實蓋深罪其志不在王室也泰山孫氏曰周官六年五服一朝王時廵守朝于方岳未有因諸侯伐國過京師朝王之事故書晉使來乞師公如京師自京師遂伐秦以惡之也是年敗秦師于麻隧

曹伯盧卒于師左氏傳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諸侯卒于師曰師卒于會曰會正也宣

公卒成公立

襄十八年卒

秋公至自伐秦先書自京師遂會伐秦稍進其朝王之意及至自伐秦而不以京師至而以伐秦至明本非朝京師也

冬葬曹宣公左氏傳既葬子臧將亡子臧公子欣時曹之賢公子也不義負芻將亡奔他國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且請焉請留子臧乃反而致其邑還邑於成公不食其祿　為十五年執曹伯傳

十有四年甲申春王正月莒子朱卒莒自茲年公始見于春秋至此渠丘公凡四世矣而經書其卒莒夷也其君無謚皆以號為稱則禮之不備可知矣死不卒不能赴也卒不葬我不往會也徐邈曰葬皆稱謚而莒行夷禮君無謚故與楚僭王號同不書葬終春秋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左氏傳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林父以七年奔晉

定公衛侯不可衛侯歸晉侯使郤犨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為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衛侯見而復之林父七年奔晉言自晉由晉侯得歸也林父得罪於君而出奔晉晉使郤犨送而見之衛雖欲辭迫於大國之請而不果則衛之為衛晉之為晉可知矣　書自晉歸于衛參譏也蓋衛侯出奔六卿專晉之漸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逆公夫人也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左氏傳鄭子罕伐許戌戌鄭伯復伐許許人平以叔申之封四年鄭公孫申疆許田許人敗之不得定其封疆今許以見所封之田求和於鄭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僑如不氏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稱婦宣

公穆姜尚存故也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衛侯有疾立妾敬姒之子衎為大子是為獻公襄十四年出奔

秦伯卒桓公卒景公立昭公五年卒

十有五年乙酉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仲嬰齊者公子遂襄仲之子歸父之弟也歸父出奔齊魯人傷其無後使嬰齊為歸父後立弟為子也何休謂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也為歸父後則弟不可為兄嗣為襄仲後父字為氏亦非也書仲嬰齊卒又見弟之後兄為非正也

癸丑公會晉侯厲衛侯獻鄭伯成曹伯成宋世子成齊

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左氏傳會于戚討曹成公也討其殺太子自立也執而歸諸京師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程氏曰十三年曹伯卒于師負芻殺世子自立既三年諸侯與之盟矣方執之稽天討也故書同盟見其既同蘇氏曰稱侯以執執有罪也歸之京師禮也春秋書執諸侯者多矣惟是為得禮　晉既與曹伯盟乃執之繆舉也當先執曹伯以令諸侯然後盟之乃盡善也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宋共公卒平公立昭十年卒

楚子伐鄭左氏傳楚將北師侵鄭衛子囊曰公子貞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

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鄭及暴隧鄭地遂侵衛及首止衛地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楚邑欒武子欲報楚韓厥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為明年晉敗楚於鄢陵傳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三月而葬速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左氏傳宋華元為右師蕩澤為司馬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文公子輕公室以為弱故殺其枝黨華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乃出奔晉左師魚石自止華元於河上請討許之乃反按經云奔晉又云自晉歸于宋若果因魚石止而遂返則經必不如是書之也

故趙氏疑之時蕩氏乘喪作亂殺公子肥六卿皆其族華元懼不得不出奔晉假晉之力以討之元既得民又挾晉以自重元自晉歸使國人攻蕩氏殺子山而國始定蕩氏宋之族也不書氏明背其族也背其族是伐其本故去族以示法稱國以殺罪累上也山實有罪而稱國以殺何也殺一大夫而國幾於亂非政也魚石以同桓氏故疑懼而奔楚左氏謂出者五人而經獨書魚石出奔楚當以經為正而傳不足信也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左氏傳吳始通也吳未嘗通中國今始來通晉帥諸侯之大夫會之故殊會鍾離楚邑淮南縣今濠州城下故鍾離國嬴姓後為楚邉邑程氏曰吳益強大求會于諸侯諸大夫往而從之故書諸國往與之會以見吳日盛而中國衰也時中國病楚故與吳親

穀梁傳會又會外之也胡氏曰吳以號舉外之也會而殊會有二會世子于首止意在尊王室不敢與世子抗也會吳于鍾離于相于向意在于惡吳而非諸侯往與之會也夫以泰伯至德是始有吳以族言之則周之伯父也至其後世遂以號舉者以其僭竊稱王不能居中國之爵號耳成襄之間中國無霸齊晉大國亦俛首東向而親吳聖人蓋傷之故特殊會可謂深切著明矣

許遷于葉舒涉切葉今汝州葉縣左氏傳許靈公畏偪于鄭請遷于楚楚公子申遷許于葉今葉葉近楚而楚遷以自近中國之盟主不能安小國而使之昵夷蠻以求安春秋深以著小國之失所也

十有六年丙戌春王正月雨木冰杜氏注記寒過節冰封著樹孔氏曰以十一月為周正何為言寒過節自相抵捂如此是又主夏正而言也公羊傳雨而木冰也何休曰木者少陽幼君大臣

之象氷者疑陰兵之類氷脅木者君臣將困於兵之徵胡氏曰未幾有沙隨苕丘之事天人之際休咎之應焉可誣也　唐遜皇帝以為木稼者是也木稼蓋木介爾此記異也劉歆曰上陽施而不下通下陰施而不上達故雨而木為之氷也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滕文公卒成公立昭三年卒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左氏傳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楚大夫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鄭得楚田遂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四月滕文公卒鄭子罕伐宋滕宋之與國鄭因滕有喪而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汋陂敗子罕退舍於夫渠宋地不儆鄭人覆之敗諸汋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衛侯伐鄭至于鳴鴈鄭地為晉故也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左氏傳晉侯將伐鄭使郤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程氏曰時穆姜叔孫僑如將作難故師出後期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止之欒武子請行於是興師楚子救鄭晉楚遇于鄢陵及戰呂錡射楚共王中目鄭伯納旌於弢以免因楚公子茷扶廢反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雞鳴而食晉徇曰蒐乘補卒明日復戰逸楚囚共王召子反謀子反醉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于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楚共王傷故不言師君重於師也言及者晉志乎此

戰也晉楚之戰勍敵也旦戰至日莫未已勝負未可知也晉亦幸而捷爾楚雖敗而益張晉亦怠矣欒氏譖而誅三郤晉遂亂范文子始不欲戰幸勝而復戒其言信可重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鄢陵之戰楚子親臨行陣而敗不思所以自責乃歸罪於大夫故稱國以殺以累上之辭言之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沙隨杜氏注宋地梁國寧陵縣有沙隨亭不見公者晉侯不見公也鄢陵之戰晉侯乞師于魯公以叔孫僑如通穆姜恐季文子孟獻子欲去之公將出師待於壞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宣伯即僑如使告郤犨曰魯侯以待勝者郤犨譖公晉侯不見公程氏曰晉侯不見公聽譖怒公後期故不見公君子正己無恤乎人魯後

期國難故也晉不見爲非矣彼曲我直故不足恥也晉聽譖怙強無義不見公我何恥焉故直書之而在會諸侯俱有罪也

公至自會內有穆姜之難外不爲盟主所禮故至以危之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尹子王卿士子爵也齊不躬行而以大夫會故但書齊國佐邾書人蓋微者皆直書其事以譏之也

曹伯歸自京師曹伯殺嫡自立晉侯執之歸于京師天子當正其罪上書王卿士尹子之來會伐見其情矣蓋王反爲曹圖之而俾晉侯釋之也今聖筆直書歸自京師見王之釋有罪也不絶曹伯之位者譏在王而不罪負芻也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晉聽叔孫僑如之譖而執季孫故稱人以示譏言非伯討也舍處之也苕丘晉地執之無罪誅之無名舍之苕丘以待命也魯大夫見執如叔孫意如昭十三年叔孫婼二十四年類皆書其至今行父不至蓋公在而行父執焉公待于鄆與之共歸書公至自會舉公為重也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僑如通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又譖公于郤犨使殺行父及魯平赦季孫故僑如奔齊 公未歸嘗命國人逐僑如僑如亦自知譖君之罪既覺恐禍及己故不容不奔也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 左氏傳晉許魯平赦季孫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石氏曰季孫獲歸與郤犨盟于扈晉之政在大夫可知矣

公至自會 君臣同出以君至也公伐鄭不至自伐以會至者行父故也

乙酉刺公子偃左氏傳歸刺公子偃偃與鉏俱為穆姜所指而獨殺偃偃與謀公子買言不卒戍刺之言非其罪而加之也偃止言刺言當其罪此内殺大夫有罪無罪之别也刺之義見僖公二十八年

十有七年丁亥春衛北宫括帥師侵鄭括衛成公曽孫左氏傳鄭子駟侵晉虛滑晉二邑衛北宫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在陽翟縣西南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左氏傳鄭太子髡頑侯獳乃侯切為質於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戍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音禧童至于曲洧杜氏注晉未能服鄭故假天子威周使二卿會之鄭叛晉即楚晉會諸侯往伐之則求盟既盟復背晉為盟主於是假王室二卿與諸侯共伐之及楚兵一

出諸侯遂還亦徒為此盟猶未能盟之也　曹伯負芻乘喪弑太子自立晉雖執之于京師王舍罪而歸之今又列于會王無政刑矣故是不書王見王之不王也　齊桓首止之會王世子不與盟異時月而書諸侯同盟于首止葵丘之會周公在而未嘗盟亦異月日而書曰九月戊辰諸侯同盟于葵丘會而不盟尊王也　今此既尊二卿在上及同盟則不殊而混為一列有愧於齊桓矣自是習以為常非禮也

秋公至自會　不以伐鄭至而以會至蓋以晉罪公未久則公之危不在於伐而在於會會以得免為幸故以會至錄也

齊高无咎出奔莒　左氏傳齊慶克通靈公母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閎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讁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會伐鄭高鮑

處守高无咎鮑牽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搜索備姦人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秋七月壬寅刖鮑牽而逐高无咎无咎奔莒高弱无咎子以盧叛盧高氏邑靈公不明信讒而逐其世臣以致禍亂自殞其身悲夫

九月辛丑用郊公羊傳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然用郊用正月上辛聖人制祭祀必天子乃得郊魯之僭郊非禮也經特書之以示譏也或曰用者用人也以人享也蓋叩其鼻血以薦也牛羊人之用也用人謡矣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晉乞師於魯十三年使郤錡來十六年使欒黶來十七年使荀罃來其後十八年又使士魴來閱五年而四來乞師以盟主而自卑辱如此豈能得楚鄭之畏服乎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晉以鄭即楚再假王命三合諸侯以伐之楚救至則諸侯還晉不能一舉伐荆楚以强中國安能服鄭徒勞民動衆何足以言伯主也

十一月公至自伐鄭公凡三會晉侯伐鄭前此但至會此方以伐至也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市軫切貍脤地闕蘇氏曰嬰齊從于伐鄭還道卒大夫卒不地其地在外也案下有十二月丁巳朔則壬申非十一月失之矣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音躩且音狙卒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三郤族大而强又民多怨晉厲公自鄢陵勝楚還而驕甚胥童夷陽五長魚矯皆嬖於公公謀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先誅三郤郤氏知之郤錡欲攻公郤至止之靖以待命公使長魚矯皆殺之郤雖多怨公殺之不以其罪故稱國以殺列數之以著其惡一日而尸三卿其誰與處穀梁以為禍於是起明年遂有被弒之禍經據實事以累上之辭言之為後世戒也

楚人滅舒庸左氏傳舒庸人東夷偃姓之國盧州城下舒城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楚邑伐駕楚邑圍釐虺楚二邑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

十有八年戊子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左氏傳十七年閏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經書在今春從告厲公之殺三郤皆胥童為之欒書之討以政也故經不書二臣殺之

而稱國以殺之以君實爲之也然胥童嘗以甲劫二臣於朝故二臣因之作亂先殺胥童自是而弑君故以殺其大夫書而以累上之辭言之此輕重之權衡也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實欒書中行偃弑之其稱國以弑何稱國以弑衆殺其君之辭也明晉侯之惡甚矣以二子之惡分之於衆也

齊殺其大夫國佐齊高无咎之子弱以盧叛使崔杼慶克圍盧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其私邑叛齊侯與之盟而復之十一月盧降使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清今年正月甲申晦齊侯殺國佐使清人殺國勝慶克通穆姜國佐適之穆姜愬譖於公既奔无咎而刖鮑牽矣穆姜又謀害國佐國佐憤怨遂棄命專殺以叛國佐叛而公復之亦知慶克之內亂可誅國佐非私怨殺之也然卒殺

國佐則稱姜為慶克報復而重譖之而靈公惑之也其後遂成慶封黨賊之禍而政歸陳氏矣國佐仕亂朝惜乎不能早去卒殞其身經稱國殺之罪累上也

公如晉左氏傳朝嗣君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彭城宋邑今徐州彭城縣鄭伯侵宋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音夾宋邑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郜宋邑取幽丘宋邑同伐彭城宋邑晉吳往來之道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五大夫以十五年出奔楚今楚納之彭城以害宋而毒吳晉獨書魚不以帥告也以三百乘戍之而還楚子伐宋取宋邑彭城魚石宋叛臣也不言楚子使之守而言復入者如魚石自入焉不與楚子之入鄭國而納其叛臣也言復者彭城本宋邑今楚取之魚石本宋臣今楚納之而今入

其宋邑故書曰復入甚著其惡也

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左氏傳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　襄陽許氏曰公朝始至而聘使繼至晉悼之下諸侯肅矣列國之所以睦而叛國之所以服也

秋杞伯來朝左氏傳杞桓公來朝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伯於是驟朝于晉而請為昏

八月邾子來朝左氏傳邾宣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築鹿囿杜氏注築墻為鹿苑孫氏曰春秋興作皆書雖城池之固門廐之急無遺焉以其德不及之而徒勞民力也況耳目之翫一身之娛哉左氏曰書不時也盖得時猶書也許氏曰大夫擅國威福日去而公務

自娛於鳥獸草木是之謂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文王靈囿麀鹿濯濯芻蕘雉兔皆得往焉蓋與民同樂也經於魯成之鹿囿書之曰築蓋築垣牆以防限獨樂其樂也故書以示譏焉

己丑公薨于路寢　穀梁傳路寢正也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以齊終也

冬楚人鄭人侵宋　左氏傳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厥為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勤恤之成霸安彊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于靡角之谷宋地楚師還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左氏傳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出師之數於臧武仲對曰伐鄭之役在十七年知伯荀罃實來下軍之佐也荀罃佐晉下軍如伐鄭可也師出如十七年伐鄭之師可也事

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加敬使者禮也從之襄陵許氏曰悼公復興伯業而乞師猶循厲公故事元年而後遂無乞師則召兵而已矣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虛起居切朾他丁反地闕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左氏傳謀救宋也不敢煩諸侯但請其所以圍彭城襄陵許氏曰襄公不會在喪故也悼之所以仁諸侯也

丁未葬我君成公左氏傳書順也杜氏注薨于路寢五月而葬國家安靜世適承嗣故曰書順

讀春秋編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讀春秋編卷九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臣梁景陽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録監生臣吴裕昆

讀春秋編卷九

宋　陳深　撰

襄公

名午成公子母定姒謚法因事有功曰襄辟土有德曰襄

元年己丑春王正月公即位

公生於成公十六年至是始四歲即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彭城宋邑也楚取之令魚石守晉會八國之師圍之不但曰彭城而曰宋彭城經將書之言彭城本宋之地非楚得而有之魚石等叛宋而歸于楚故亦不言其姓名止繫之宋以成宋志詳此書宋一字實出宣聖簡嚴之筆深以罪楚之獎亂助惡抑强楚而黜叛臣也彭城苟不書宋無以見魚石之

不臣楚子之猾夏與夫諸侯討亂之功矣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才陵切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公羊厥作屈鄫作合字鄭地晉伐鄭故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備楚楚侵宋所以救鄭經不言楚救鄭蓋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拯救之名也

九月辛酉天王崩簡王崩子靈王立杜氏注辛酉九月十五日

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簡王崩諸侯當奔赴為急未聞一國及王庭者何耶邾子方且來朝衛晉大夫來聘左氏謬以為禮杜氏以未

聞喪失之綱常道喪視君猶路人世變至此可哀也已聖筆直書其事而諸侯之罪自見也

二年庚寅春王正月葬簡王五月而葬速

鄭師伐宋左氏傳楚令也鄭為楚伐宋不待貶而惡著矣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成公夫人齊姜也

六月庚辰鄭伯睔昆去聲又魂上聲卒左氏傳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于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于其目非異人任任當也言楚非為他人而當此患寡人也為我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是棄楚救鄭之力與盟言其誰暱我免寡人免我棄力與言之過唯二三子鄭伯至死而不背楚以楚德之不敢忘使晉以道恤而懷之鄭豈終叛乎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左氏傳晉師侵鄭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為政子國為司馬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成公未葬嗣君未免喪故言未改不欲違先君意上書鄭伯卒繼書晉宋衛侵鄭則三國伐喪之罪自見鄭之所以懷楚而不貳者亦以其衛之之力故也而晉不因其喪而恤之少緩其師乃樂乘其禍亟與二國伐之又安能懷來之也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左氏傳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虎牢舊鄭邑今屬晉故請築城以逼迫之知武子曰善鄫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齊崔杼有不服晉之言今不來矣戚之會齊不至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三國齊屬國寡君之憂不唯鄭罃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請齊會城虎牢以覘齊志得請而告吾子之功

也服鄭之功歸獻子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先伐齊未服鄭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唯寡君賴之傳言荀罃能用善謀也公在幼稚而仲孫用事故諸侯亦以大夫會大夫而專國國可知矣

已未葬我小君齊姜齊謚也謚法執心克莊曰齊三月而葬速

叔孫豹如宋左氏傳穆叔聘于宋通嗣君也豹僑如之弟襄公通好于宋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虎牢故東虢邑鄭滅虢為制邑秦漢為成皋今孟州汜水縣有故虎牢城左氏傳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武子言事將在齊齊人懼帥小國而事之遂城虎牢鄭人乃成鄭果求成如孟獻子之謀陸氏微旨曰諸侯

之大夫取他國之邑相與城之非正也城虎牢可以安中國息征伐故聖人許之不繫於鄭也張氏曰鄭黨楚為中國患晉動諸侯討之而不服故孟獻子謀城其巖邑以制之以伯主討不服從之國地非鄭之所可私有故彭城非宋有也伯主為宋討則繫之宋虎牢鄭地也以中國當討鄭而不繫鄭皆春秋明王制以示予奪之正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左氏傳楚公子申為右司馬與嬰齊壬夫同執楚政申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嬰齊壬夫嬰齊壬夫畏其偪而殺之稱國以殺者君與臣同國之道也

三年辛卯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申公巫臣以夏姬故而奔楚子重怨之而殺其族巫臣曰吾必使之奔命而死巫臣於是通吳於晉教吳乘車與戰陳之法吳叛楚伐巢伐徐子重一歲

七奔命蠻方屬楚者吳盡取之而吳始大至此嬰齊伐吳雖克鳩茲吳丹陽蕪湖縣東至衡山烏程縣南鄧廖被獲組甲三百僅存八十被練三千止餘二百又為吳取駕邑所喪多矣楚人咎子重子重病之遇心疾而卒故啟吳為中國患者楚子重也

公如晉左氏傳公如晉始朝也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近晉之地公至自晉左氏傳夏盟于長樗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禮諸侯不親盟於他國成二年公如晉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三年雖改盟而猶盟于其國非禮也晉悼公修禮於諸侯故雖襄公纔六歲而春朝于晉至夏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于長樗禮也

公至自晉盟于長樗而不以長樗至者志本如晉以如晉為重也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已未同盟于雞澤

雞澤杜氏注在廣平曲梁縣西南任公輔曰按地譜一名雞邱今洺州永平縣　左氏傳晉為鄭服故且欲修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匄告于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多難也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為不協乃盟于耏音而水名外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已未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　晉悼公欲尊王室而會單子與諸侯比齊桓公首止葵邱之會不同矣故書會單子者諸侯而已未同盟于雞澤儕王官與諸侯下同歃血故不再言雞澤以示譏其亦例于新城柯陵之書也　王臣盟以同書始于雞澤

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左氏傳楚子辛為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如會赴會也於會受命也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侯告陳服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袁僑盟陳請服也

雞澤之會盟諸侯也陳侯使袁僑如會焉大夫不可敵衆諸侯則不盟袁僑義也臣不可以敵君故也陳侯自宣十年辰陵之盟久即楚今背而歸晉內附中國不召而自來不受不可也諸侯之大夫盟袁僑椎也晉侯使之盟而不曰使為嫌於專制諸侯也上曰及主之也下曰及客之也諸侯皆在是又稱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受命於其君之辭也此會晉侯本欲盟吳以攻楚使其類相攻伐禦戎上策吳不至是以但會單子及諸侯而已殊及袁僑亦言主盟袁僑也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左氏傳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冬

晉知武子帥師伐許

四年壬辰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左氏傳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猶不聽楚命

夏叔孫豹如晉左氏傳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杜氏注成公妾襄公母姒杞姓姒氏妾母也何以稱夫人魯循襄之弊子既君妾母亦稱夫人非禮也經始書仲子正嫡妾之分厥後所書從同同也

葬陳成公成公卒哀公立昭公八年卒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杜氏注定謚也踰月而葬速襄陵許氏曰季文子欲不以

夫人禮葬定姒蓋志於復古也而不得已於人言卒夫人之觀此踰月而葬蓋禮略也

冬公如晉 左氏傳公如晉晉侯享公公請屬鄫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鄫無賦於司馬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為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

陳人圍頓 左氏傳楚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

五年 癸巳 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来聘 左氏傳鄭子國子產之父来聘通嗣君也鄭僖公前年初即位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去年公如晉請晉令鄫屬於魯晉許之於是穆叔將鄫世子巫如晉以成之不書及者左氏謂比諸魯大夫也外相如不書此書者今公請鄫附庸同吾大夫往晉為我事也

鄫本屬莒魯請於晉為屬穆叔知莒必爭以為不利終之明年莒人滅鄫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杜氏注善道地闕穀梁作善稻何注善稻吳地

左氏傳吳子使壽越如晉辭晉不會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二子皆受晉命而行書會吳往會之也　子成九年晉侯為蒲之會將以致吳而吳不至故十五年叔孫僑如晉士燮及諸侯之大夫會之于鍾離使荀會逆吳而吳又不至故此年使魯衛先會之于善道凡此皆往會之故二會不序吳於列而皆殊之至秋戚之會序吳於列而不復殊者因其來會也由此觀之凡序吳者來會我也殊會者往會之也會吳屢不至見其驕也晉侯所以汲汲於會吳者以為非得吳不足以抗楚也

秋大雩左氏傳旱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左氏傳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子辛之貪雖足以取死共王用刑為失其節故言不刑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共王伐宋封魚石背盟敗于鄢陵殺子反公子申及壬夫八年之中殺三卿故君子以為不可楚討陳叛故曰由壬夫實貪欲焉殺之壬夫則有罪矣殺而勿用可也殺之過矣故稱國以殺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戚衛地左氏傳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

也穆叔以屬鄫為不利使鄫大夫聽命于會鄫莒有忿魯恐不能救致譴故乞還之楚子囊為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為主也杜氏注不復殊吳者吳來會于戚程氏曰吳來會非盟春秋終諱之吳初與諸侯盟也不書盟為晉諱也吳晉之盟見哀十三年

公至自會

冬戍陳戍陳書于公至之下見公歸而遣戍也戚之會晉侯必與諸侯謀戍陳以備楚或命之不專故諸侯不戍而魯獨戍戍之者寡宜乎來楚之伐也經據實而書所以罪諸侯也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

世子光救陳公穀曹伯下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左氏傳子囊伐陳十一月甲申會于城棣以救之城棣鄭地　陳附中國而楚爭之來伐諸侯救之義在助陳而拒荆楚故春秋善其救也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公方八歲魯大夫佐之救陳雖善而亦甚危也故喜而至之

辛未季孫行父卒左氏傳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為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

六年甲午春王三月杞伯姑容卒左氏傳杞桓公卒子孝公立

夏宋華弱來奔左氏傳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調戲也又相謗也子蕩即樂轡怒以弓梏華弱於朝張弓以貫其頸若械之在手故曰梏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於朝難以勝矣司武司馬言其懦弱

不足以勝敵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左氏傳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

莒人滅鄫　鄫本屬莒因四年魯如晉而請屬故鄫為魯附庸魯大夫於是偕鄫世子見晉鄫有所恃不備故莒乘其間滅之公穀皆以鄫立莒甥異姓以承其後故以滅書趙氏劉氏非之胡氏以黃歇呂不韋之事比之見莒假異姓絕人之祀與滅同經之書滅豈誣莒乎

冬公孫豹如邾　左氏傳穆叔如邾聘且修平　襄四年邾莒伐鄫臧紇救鄫侵邾敗于狐駘今穆叔如邾平狐駘戰邾小國魯反聘之何削弱之甚也

季孫宿如晉　宿行父之子季武子也去年行父方卒魯使宿代父卿如晉大夫之喪禮廢矣左氏

謂晉以魯不救鄫為莒所滅故來討而宿如晉聽命晉不討莒而討魯何耶是知傳所言非實也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襄二年齊伐萊萊人賂齊嬖臣索牛馬百匹𩔖簡擇好者師乃還六年齊侯滅萊 滅人之國經特書之蓋甚之也

七年乙未春郯子來朝左氏傳始朝公也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左氏傳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石氏曰四月非郊郊之時三卜不從乃免牲皆非禮也

小邾子來朝左氏傳小邾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城費左氏傳南遺為費宰費季氏邑叔仲昭伯為隧正隧正主徒役之官昭伯惠伯之孫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使遺請城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傳言祿去公室季氏所以強季文子相三君忠於公室及其卒子宿嗣卿以强專魯乘主幼稚有無君之心小人求媚請城費邑以中其欲至其子意如遂出昭公魯之衰弱自宿為之洎定十二年費襲魯仲尼為司寇命申句須樂頎伐之費人北遂墮費自非聖人處之未易為也其禍始於城費春秋書之以示貶見季氏之强濫觴于此矣

秋季孫宿如衛左氏傳季武子即宿報子叔之聘子叔即公孫剽來聘在元年且辭緩報言國多難緩於報聘非貳也

八月螽書災也經書螽凡十一書八月螽凡三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左氏傳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且拜季武子緩報非貳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盟在成三年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楚圍國初書大夫楚强甚矣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于軌切鄭地左氏傳楚子囊圍陳會于鄬以救之晉會諸侯于鄬以救陳

鄭伯髠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七報切又采南切鄭地經書鄭伯卒左氏以大夫子駟弒之以疾赴經以其告書之若實見弒而以卒書之諸國弒君安有以實告者偽赴而從其偽豈春秋誅亂賊法乎公穀以鄭欲附晉大夫欲從楚遂弒之一以不書弒為中國諱也一以不使附

楚之賊加乎中國之君也胡氏取此說石氏劉氏俱非之謂果實弑而書卒是匿首惡之名使亂臣無所懼何其悖哉愚謂子駟既相鄭伯如會盖將見諸侯矣耳目甚邇必不敢遽行弑逆之事子駟嘗勸鄭成公從中國矣今既相其嗣君來會豈得方變其說以從夷也或以子駟為政多殺疾之者因公卒于外而誣之若果實弑聖筆豈不明書之乎然傳已言之矣聖人恐其失有罪故作疑似之辭書之諸侯卒于封內不書地今書地以疑之爾

陳侯逃歸　左氏傳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黃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　陳侯為其大夫謀以從楚俾楚執其弟以懼其心陳侯恐晉不能救故潛逃而歸經特書逃歸罪之也劉氏曰逃歸脫而歸也

八年丙申春王正月公如晉左氏傳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稟其多少之數

夏葬鄭僖公鄭伯果被弒則不書葬矣即經之辭可以證傳之妄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鄭僖公甫葬嗣君俾子國子耳為晉出師無名侵蔡獲蔡公子燮以激楚之怒蔡楚與國也鄭人皆喜而子產獨懼未幾致楚之伐人微者也經特書人罪之也鄭人從楚從晉反覆靡定晉楚爭之不已而況無故有以致之耶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魯君時在晉晉侯以其幼稚不與會與魯大夫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故經不書公而但書季孫宿貶其僭也時鄭伯獻蔡捷於會故親聽命齊宋以下稱人明大夫不可敵晉鄭貶大夫不可會公侯也見政在大

夫矣晉失正而不能防微以起其僭何以為盟主經據其事而書以示貶也邢丘杜氏注晉地河内平臯縣

公至自晉 明公在晉而宿自會也

莒人伐我東鄙 左氏傳以疆鄆田莒既滅鄫魯侵其界故伐魯東鄙以正其封疆 莒人滅鄫而魯不敢爭伯主不討所以敢又興伐魯疆鄆田之師也

秋九月大雩 左氏傳旱也 秋九月大雩凡三見僖公十三年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左氏傳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欲兩從晉楚晉伐則從晉楚伐則從楚曰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以待強者而請盟其何以能國子展不肯背晉五會之信唯欲待晉子駟請從楚而自受其咎乃及楚平平而不書見鄭之屈服於楚而不信也

晉侯使士匄來聘 左氏傳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

九年丁酉春宋災 天火曰災來告則書外災不書來告則書一二以見焉

夏季孫宿如晉 左氏傳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宣公夫人成公母穆姜薨于東宮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杜氏注四月而葬速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 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音熈

鄭介晉楚二大國之間故晉楚常爭鄭鄭與晉則楚伐與楚則晉伐而鄭亦疲弊於兵矣今晉會十一國諸

侯同伐鄭鄭固力之不能支乃受盟而紓禍而鄭雖来服而背楚之意未堅故公子騑言惟有禮與强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次年果有從楚伐宋之役左氏以為鄭服不然也書同盟懼其不同而强其同也盖戲之盟要盟也自是又凡再伐而晉修德以来之至蕭魚之會而鄭始大服楚亦不復争可謂得善勝之道矣二十餘年無干戈之患晉悼之伯功於是進矣

楚子伐鄭左氏傳楚伐鄭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惟强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强矣自是晉三駕而鄭始平

十年戊戌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柤音查楚地吳子壽夢在柤晉與諸

侯往會之故曰會吳特書會吳以吳為會故也書吳但稱國抑而外之也曰吳則諸侯之恥見矣吳子在柤諸侯特往會之可謂中國弱而外吳强矣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偪陽小國妘姓今彭城傅陽縣也晉率諸侯涉楚會吳因道用師以滅微國恃衆利無復伯討則中國之禮義盡矣夫何以格荒服甚之故日而志之也其曰遂者連上文諸侯會因而滅之併罪諸侯也

公至自會兩事而至前事至會不至滅也亦因其以諸侯會狄而異之也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左氏傳六月楚子囊即公子貞鄭子耳即公孫輒師于訾毋音無宋地門于桐門宋城門首書楚主兵也後鄭鄭從之也經書從外吳以伐諸侯鄭之罪著

矣

晉師伐秦左氏傳九年秦景公使士雃音奔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為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今年晉荀罃伐秦報其侵也

秋莒人伐我東鄙左氏傳莒人間去聲諸侯之有事也有討鄭之事故伐我東鄙四年邾莒伐鄫魯臧紇救鄫今年聞諸侯之將討鄭伐我東鄙亦以鄫之憾未釋爾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此晉悼三駕之初也三駕三興師也左氏傳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太子光先至于師故長于滕己酉師于牛首齊世子光先滕薛杞郳者先期以會吳挾吳以要晉晉方倚重

於吳不敢違吳之請此今年所以先四國而明年先六國也周禮諸侯之適子攝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攝則以皮帛繼子男齊世子光未命者相之會列於小邾之下正矣今先滕薛盟主進之夫子仍其舊文書之以譏失禮也鄭與楚伐宋故公會諸侯以伐之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左氏傳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子駟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於是子駟當國子國為司馬子耳為司空子孔為司徒冬十月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子孔知之故不死 程子曰不稱大夫失卿職也殺三卿者不名而稱盜小臣無列於朝伺隙而竊發則盜也盜一日而殺三卿鄭伯不修其政刑可知矣

戍鄭虎牢左氏傳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戍之鄭及晉平　鄭黨楚為中國患於是二年諸大夫復會于戚遂城虎牢虎牢鄭巖邑也孟獻子謀取而城之以制鄭而扼楚所以安中國息征伐故聖人許之不繫於鄭功覆過也此戍虎牢而繫之鄭者蓋鄭人從楚困于力之不能敵楚晉不復深思所以制楚懷鄭既伐而又戍不以義服之徒恃諸侯之力以逼焉曾不以民人不獲享其土利辛苦墊隘無所底告之可矜也豈伯主服人之道乎故繫之鄭以罪諸侯也後書楚救鄭以救與楚見諸侯之不楚若也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子囊救鄭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于陽陵與楚夾潁而軍鄭子蟜宵涉潁與楚人盟則諸侯之戍鄭無能為可知也

公至自伐鄭襄陵許氏曰書楚救鄭而至公知諸侯之避楚也

十一年己亥春王正月作三軍左氏傳季武子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分

魯國民衆而三家各有其一分三子各毀其乘三家各壞其車乘分以足成三軍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武子使其軍乘之人率其私邑之役徒入季氏者免其公征不入季氏者則使公家倍征之設利病欲驅使入已故昭五年傳曰季氏盡征之民避倍征故盡屬季氏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孟獻子取其子弟之半為臣蓋四分其乘之人以三歸公而取其一叔孫使盡為臣叔孫穆子盡取子弟以其父兄歸公不然不舍制軍分民不如是則三家不舍其故而改作也杜氏注增立中軍萬二千五百為軍魯襄幼弱三家專政乃作三軍為私計也作創始為之也周制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魯侯封於曲阜至于七百里蓋大國也其後嘗衰僖公能復周公之宇故魯頌曰公車千乘又曰公徒三萬則魯之三軍舊

矣此謂之作何也豈非宣成之世或侵削而為二也今襄公作三軍宜曰復而聖筆云作者蓋三家變古之制而利於私有所作而為之也至昭公則又合而兩之故書曰舍中軍皆以從其私也一作一舍見大夫之强公室之卑而魯寖以微矣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左氏傳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疾急也言晉不急爭鄭也晉疾晉若急爭鄭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於我何計使晉師致死力以爭鄭楚弗敢敵然後可固與也可固與晉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楚將不能數來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鄭大夫悅其謀使疆埸之司惡於宋宋向

戍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夏鄭子展侵宋欲以致諸侯之師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亳北鄭地此晉以諸侯再駕伐鄭也程氏曰鄭服而同盟也隨復從楚伐宋故云同見其反覆　鄭子展謀以乍服乍叛使晉怒甚而屢致師於我而楚不敢爭然後與之也卒不能逃其謀而晉悼不惡其反覆惟其誠待之故其後始心服矣

公至自伐鄭穀梁傳不以後至盟後復伐鄭也

楚子鄭伯伐宋左氏傳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鄭逆服故更伐宋從子展之謀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此晉悼伐鄭之三駕也鄭伯尋背亳北之盟與楚伐宋故晉悼復以諸侯伐鄭而楚之力已屈而不爭鄭於是始服于晉使行人良霄告于楚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鄭服而與會也蕭魚鄭地　晉楚爭鄭踰五十年鄭以蕞爾之邦介二大國之間雖屢盟屢叛反覆無常然久困於兵

亦病矣伯者汲汲乎爭此者以鄭居天下之中而虎牢之險晉楚之門戶也楚得之則可以抗晉晉得之則可以卻楚伯者未有不得於鄭而能卻楚也晉伯中微鄭人與楚悼公奮起服鄭有道初駕盟于戲再駕盟于亳北鄭雖服而又叛逮夫三駕晉赦鄭囚而歸之納斥候禁侵掠加禮於鄭鄭人心悅誠服為會蕭魚鄭懷晉之德不叛者二十四年諸侯少息中國少安晉悼伯業之盛春秋於是有取焉吁晉何以得此哉蓋由能用知罃之謀也鄭服而數叛曾不甚怒動諸侯之師以伐鄭兵力非不強也及楚救之未嘗與之戰能堅忍而得善勝之道不暴骨以逞惟推誠信以感之故楚遂終屈而鄭亦心服及蕭魚之會但成交好之禮不事盟詛而要結自固初非強之而自服雖不及召陵城濮之舉而晉悼之功亦可尚也已

公至自會 穀梁傳伐而後會不以伐鄭得致鄭伯之辭程氏曰兵不加鄭故書至自會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鄭使良霄告絶于楚楚人執之書曰楚人執鄭行人非其罪也許氏曰書楚執良霄見楚力盡於此矣

冬秦人伐晉左氏傳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晉地士魴禦之少秦師而不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與鮑交伐晉師已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說左氏者以晉師敗績晉恥不告未可必其然也

十有二年庚子春王二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穀梁台作邰杜氏注琅琊費縣南有台亭鄆莒邑　莒背蕭魚之會而伐魯東鄙圍台季孫宿受命救台經書遂入鄆專也大夫無遂事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之擅權也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左氏傳晉士魴來聘且拜師謝累年伐鄭 襄陵許氏曰晉悼服鄭抑楚而聘善持勝矣

秋七月吳子乘卒 左氏傳吳子壽夢卒臨于周廟禮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于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宗所出之王祖始封之君同族高祖以下是故魯為諸姬臨於宗廟為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泰山孫氏曰不書葬以其稱王罪大惡重貶之也襄陵許氏曰壽夢得一申公巫臣而國勢變化與華夏通楚以吳議其後亦不能為大患於中國

冬楚公子貞師師侵宋 左氏傳楚子囊秦庶長秦官無地庶長名伐宋師于揚梁宋地以報晉之取鄭

公如晉左氏傳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

十三年辛丑春公至自晉

夏取邿公羊邿作詩邿音詩救邿遂取之杜氏注小國也左氏傳邿亂分為三師任城亢父縣有邿亭襄陵許氏曰晉始息民是以楚侵宋不報魯取邿不討取無大亂而已　因其亂而救之可也因圍取焉假義之名以貪利其惡可知也

秋七月庚辰楚子審卒共王卒康王立襄二十八年卒

冬城防城臧氏之邑　左氏傳書事時也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襄陵許氏曰鄭役既熄魯政有裕則知取邿以為利城防以為安而已矣

十四年壬寅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向鄭地叔老聲伯子也魯使二卿會晉敬事伯國齊崔杼宋華閱衛北宫括在會惰慢不攝故貶稱人

吳來在向諸侯會之故曰會吳

吳侵楚戰于庸浦楚地大敗吳師十四年吳告敗于晉

左氏傳十三年

會于向為吳謀楚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

士匄以前年吳伐喪為不德數而退之不為吳伐楚

前年吳子卒此會新君諸樊也下稱人微者也於是子叔齊子即叔老字為季武子介介副也武子即宿也卿為卿介非禮也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襄陵許氏曰四卿帥師自大夫始二卿列會自襄公始大夫張也何氏曰諸侯委任大夫交會强吳臣日以强三年之後君若贅旒矣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宫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左氏傳諸侯之大夫從晉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櫟之役在十一年今又不獲成乃歸晉人謂之遷延之役遷延却退也晉自殽師以來距此年伐秦六十九年自此以後兵禍始息齊宋稱人微者也

己未衛侯出奔齊公羊衛侯下有衎字衛侯衎出奔二卿孫林父甯殖之所逐也不書臣之所逐不以臣而逐君也以自奔書亦以其君驕慢無禮不能自立而出奔也不書衎名所以抑强臣存大義也

莒人侵我東鄙報十二年入鄆也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左氏傳楚子爲庸浦之役故十三年吳乘楚喪侵楚戰于庸浦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左氏傳會于戚謀定衛也

衛侯固無禮君也林父臣也而逐之祈于晉晉遂會諸侯于戚以定之逐君之賊晉侯曾不惡之而卒狥其私謀今又列于會經直書之所以貶諸侯也矧衛人立剽非正也而晉爲謀定之則正弗勝矣師曠荀偃之言有保姦之志而無輔伯之忠晉悼之德其衰矣乎洎襄昭之際大夫無君晉實啟之也

十有五年癸卯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已亥及向戌盟于劉劉魯地左氏傳宋向戌來聘報二年豹之聘且尋盟尋十一年亳之盟襄陵許氏曰不盟于國而盟于劉崇向戌敌公弱甚矣

劉夏逆王后于齊杜氏注劉采邑夏名也天子卿書字劉夏非卿故書名天子無外所命則成故不言逆女　戚之會齊不至晉怨齊矣王逆后于齊畏晉而使微者經不書正月其以此邪　左氏傳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官師劉夏也劉夏獨過魯告昏故不書單靖公常山劉氏曰昏姻人倫之本王后者天下之母劉夏非三公而逆后是不重人倫之本不尊天下之母禮何以興而風化何以成乎不稱使不與天子之使夏也　春秋逆王后者二祭公行得禮而又書之者譏遂事也劉夏之逆則以非三公

而譏之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周王十三其逆王后者惟二是知非禮則書之也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遇魯地公羊傳其言至遇何不敢進也杜氏注書至遇公畏齊不敢進也常山劉氏曰武備不謹成郛見圍救患當速乃復畏避公之所為可知矣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常山劉氏曰由不能救成故成郛見壞而城也呂氏曰成郛壞而城苟完而已當世君臣所以為國者如是而止寧為遠慮乎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左氏傳邾人伐我使告于晉晉將為會以討邾莒晉侯有疾乃止故湨梁之會晉人執邾子莒子以歸　莒人伐東鄙齊侯伐北鄙邾人伐南鄙三國固可罪魯之不能睦四鄰亦可知也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左氏傳晉悼卒遂不克會

十有六年甲辰春王正月葬晉悼公葬悼公平公立杜氏注踰月而葬速也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扁入梁戊寅大夫盟溴水名出河内軹縣東南至温入河溴梁晉地　三年雞澤之會尚言及諸侯之大夫盟至于溴梁則又甚矣政在大夫故不言諸侯之大夫蓋大夫無諸侯也事之信否在大夫其專可知也　齊高厚逃盟故不書　此書衛侯乃剽也二十五年衛侯入于夷儀衎也二君皆稱衛侯猶鄭突及儀皆稱鄭伯也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諸侯有罪當執之歸于京師不得自治之錄以歸惡其專也

以邾莒背盟伐魯故執之何以不得為伯討而稱晉人古之君子正已而物正先自治而治人晉侯之正未能以行其國而執人此所以非伯討也

齊侯伐我北鄙齊貳晉故晉平踐祚齊侯遂即伐魯至秋又伐北鄙圍成十七年齊又兩伐魯晉師列國同圍齊二十年澶淵之盟齊始服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地震凡五詳見文九年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左氏傳許請遷于晉許欲背楚遷都于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以其師討許之不肯遷鄭子蟜公孫蠆聞將伐許遂相鄭伯

以從諸侯之師穆叔從公齊子即叔老帥師會晉荀偃

夏六月次于棫林許地庚寅伐許次于函氏許地鄭非主兵曷為書鄭伯不以大夫主諸侯則推而屬之鄭也晉雖主兵而先鄭伯臣不可過君也許男有從中國之志其臣沮之斯時大抵臣強而君不可以有為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成魯孟氏邑齊貳晉故伐魯左氏傳齊侯圍郕孟孺子速徼音浇要也之速孟獻子之子莊子也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去之不與之戰以成其名速遂塞海陘而還海陘魯隘道速見齊師去已遂塞隘道以為名而歸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言齊故也十八年晉帥諸侯同圍齊

十有七年巳巳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苦耕切卒宣公卒悼公立昭元

年卒十六年晉人執邾子以歸今書邾子𤖵卒則既釋之矣經不書其歸不告也

宋人伐陳左氏傳宋莊朝宋微者伐陳獲司徒卬卑宋也陳卑宋師不設備故獲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石買石稷子左氏傳衛孫蒯孫林父之子田于曹隧飲馬于重平聲丘曹邑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詬音候罵也之曰親逐而君謂林父爾父為厲言林父死當為惡鬼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為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杜氏注不書孫蒯非卿曹人愬于晉為明年晉執石買傳衛孫蒯以匹夫一言之忿而欲申之遂輕棄大國之盟結鄰邦之怨勞衆害民其專甚矣蒯使石買往伐故經以實事書之著其貶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 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桃魯

邑防魯臧紇邑自隱以來齊伐我皆書人君將書君自文十五年始大夫將書大夫自高厚始　杜氏注弁縣東南有桃墟　十五年齊圍成十六年齊又伐我至今年又圍二邑三年之中加兵于魯者四前年之冬魯嘗愬于晉至明年晉師方出急於救患故齊恣為不道而伐魯之師猶未已也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宋華閱卒華臣弱臯比之室　華臣閱之弟臯比閱之子　華臣以華閱卒臯比新立故弱其室而侵易之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鈹　刃如屬　殺諸盧門　城門　合左師之後　合左師向戌也　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臯比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曰畀余而大璧　言與我以汝大璧　宋公聞之曰臣也　華臣　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十一月國人逐瘈狗　瘈音制又音計猘狾全狂也　瘈狗入于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

冬邾人伐我南鄙左氏傳為齊故也邾齊與國以前年晉執其君故怨魯而助齊伐我

十有八年丙午春白狄來左氏傳白狄始來杜氏注白狄狄之别名未嘗與魯接故曰始來白狄來不言朝公羊氏謂不能朝也書白狄不名其君所以外之也劉氏曰所以懲遥慝一内外也周公致太平越裳氏九譯而獻白雉公曰君子德不及焉不享其贄此乃天子之讓也況列國之君守藩之臣乎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左氏傳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長子上黨郡縣名長上聲又如字執孫蒯于純留純留亦上黨郡縣名為曹故也為前年衛伐曹故責其伐曹不當因使執之故稱行人孫蒯使石買伐曹曹人訴諸晉石買以君命聘于晉晉人不當執之又不歸于京師不得為伯討故稱人以執罪晉可知矣

秋齊師伐我北鄙黜侯稱師貶其用衆也四年之中伐魯者五終之致十二國之師而幾不免齊環自取之也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湨梁之會齊侯不與三年之中五加兵于魯齊之驕暴甚矣今年晉帥十一國之師伐之同圍齊齊侯禦諸平陰而守之齊師遁遂入平陰荀偃士匄克京茲魏絳欒盈克邿焚雍門之萩及申池之木又焚北郭西郭東侵及濰南及沂齊侯駕將走郵棠太子抽劒斷鞅乃止齊侯受兵禍若此其亟也經書同圍見諸侯所同疾之也終書伐者師出有名而伐有罪也其罪齊之意可見矣

曹伯負芻卒于師成公卒武公立昭十四年卒成十三年伐秦之役曹伯盧卒于師負芻

殺其世子而自立晉侯執之歸于京師正也王不戮負芻書曹伯歸自京師不正也今書曹伯負芻卒于師此天意也天道好還王釋之天誅之始見王之不王也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自晉與諸侯蕭魚之會楚不敢加兵於鄭七年矣今鄭子孔即公子嘉將叛晉而欲起楚師以去諸大夫而專政使告楚子庚子庚不可楚子知之遂帥師伐鄭於是鄭子蟜公孫蠆伯有良霄子張公孫黑肱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公孫舍之子西公孫夏守鄭子展子西知子孔欲去諸大夫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出會楚師楚師侵鄭諸邑至蟲牢而反蓋子孔名之也故明年鄭討子孔

十有九年丁未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去年圍齊之諸侯也祝柯齊地祝柯縣今屬濟南郡諸侯已圍齊又為祝柯之盟不序諸侯前目後凡也

晉人執邾子 左氏傳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伐魯在十七年遂次于泗上疆我田正邾魯疆界取邾田自漷水歸之於我 晉前年執邾子以歸以其伐魯故既釋之而歸卒邾新君立又復伐魯其無所忌憚若此曾不畏伯主之討令晉執其君削其田雖當罪而非正以其不由王命而皆出於大夫故稱人以執非伯討也

公至自伐齊 胡氏曰圍齊以伐至見齊靈之無道宜得諸侯之伐免其圍齊之罪辭也春秋於此有沮横逆抑强暴之意

取邾田自漷水 漷音宏入聲又音郭取邾田以漷水為界也漷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經魯國至高平湖陸縣入泗 邾嘗屢伐魯魯愬于晉晉怒因會執之魯乘其隙恃伯威以取其田取非其有故經

書取邾田惡內也而又所取無厭直自漷水為界為尤甚矣聖筆僅書六字而晉魯之罪盡見交譏之也成元年晉敗齊于鞌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書曰取汶陽田不言齊魯地也與此異矣

季孫宿如晉左氏傳季武子如晉拜師拜謝討齊之師也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左氏傳晉欒魴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　欒魴欒氏族經不書兵并林父也夫討强暴之罪而使逐君之大夫則晉何足以服齊之心故特書林父主兵以貶晉也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靈公卒莊公立二十六年遇弑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左氏傳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

還還禮也公羊傳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古之為師也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可也穀齊地也記其至穀乃所明境外得專之也非齊地則止師而請之示不敢專也時禮義廢乘人之危伐喪者多矣宋圍滕喪賊之稱人（文九年）鄭伐衛喪狄之書鄭（成三年）如士匄之志信可嘉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魯大夫孟獻子也）

齊殺其大夫高厚（齊靈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為太子諸子仲子戎子諸子皆妾姓子者二子皆宋女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為太子靈公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靈公使太子居東鄙以牙為太子令高厚傳之夙沙衛為少傅靈公疾崔杼微逆光立焉光殺戎子執公子牙靈公卒光即位崔杼殺高厚於灑藍齊地而兼其室書曰齊殺高厚從君於昏也稱國以殺罪累上也不以丙下

相殺書者其君之意也故以累上之辭言之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左氏傳鄭子孔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十年盜殺三卿子孔知而不言與純門之師十八年召楚師于純門子孔當罪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胡氏曰嘉則有罪矣子展子西不能正以王法肆諸市朝與衆同棄乃利其室而分之有私意焉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此春秋原情定罪之意殺嘉雖去其專然大夫為政國非其國矣

冬葬齊靈公　城西鄆　左氏傳懼齊也前年與晉伐齊故懼而為備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杜氏注魏郡內黄縣有柯城

城武城　備齊也杜氏注泰山南武城縣晉平盟于大隧大隧地闕魯懼齊齊莊立始及故穆叔會范

宣子于柯以自固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四章曰控于大國誰因誰極欲引大國救助也叔向曰肸敢不承命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二十年戊申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向莒邑左氏傳春及莒平孟莊子即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督揚即祝柯莒數伐魯前年盟督揚故二國復自結盟好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澶音蟬杜氏注澶淵在頓丘縣南一名繁汙衛地按唐置澶州今屬開德府臨河縣左氏傳盟于澶淵齊成故也齊與晉平齊數伐魯魯愬

于晉十八年晉會十二國諸侯討之而齊始懼去年又伐之遇齊喪而還至澶淵之會而齊始服序齊於晉下以專為齊而為會晉為盟主於齊則賓之也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速蔑之子今夏魯既與邾盟矣口血未乾孟莊子何為又復興伐經直書之著其背盟之罪也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

蔡公子履出奔楚 初蔡文侯今景侯父欲事晉曰先君謂莊侯與於踐土之盟在僖二十八年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同母弟也故出奔楚 以燮之謀合于義矣殺之何罪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罪累上也履乃燮之同母弟燮被殺不容不懼禍而奔但奔楚為可罪爾

陳侯之弟黄出奔楚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黄之逼二慶陳卿畏黄偪奪其政愬于楚曰與蔡司馬同謀謂變楚人以為討公子黄出奔楚書曰陳侯之弟黄出奔楚言非其罪也公子將出奔呼於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為二十三年陳殺二慶傳經顯書弟以惡其兄之不兄也非兄之罪則曰公子二慶欲專陳之政外挾強楚以去君之弟而陳侯不能明其誣故特書弟以罪陳侯也

叔老如齊左氏傳齊子即叔老初聘于齊齊既與魯平故叔老如齊修聘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左氏傳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向戌聘在十五年

二十有一年己酉春王正月公如晉左氏傳公如晉拜師謝十八年伐齊之師及取邾田也爲謝十九年漷水之田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庶其邾大夫不書微也不氏未命也漆閭丘邾二邑也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同此書惡魯受叛人邑也案左氏傳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庶其之來季武子又以公姑姊妻之故臧武仲譏其賞盜經特書其事惡魯以利接之不以義所以警貪也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欒桓子黶娶范宣子匄女生懷子即盈十四年欒黶強逐范鞅奔秦故鞅怨欒氏與欒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妻范祁與其家臣州賓通幾亡其室矣盈患之祁懼其討乃譖盈於宣子曰盈將為亂宣子信之遂逐之秋欒盈出奔楚　范匄逐之而曰欒盈

出奔盈之罪有以取之盈不能閑其家有可逐之釁故逐之是亦盈之出奔也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此年九月十月日食至二十四年七月八月又連食食之變起於丈也有雖交而不食者襄公之世日食者七而三年之中又連月而食者再襄公見制強臣政不已出天象之示戒也

曹伯來朝左氏傳曹武公來朝始見也即位三年始來見公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音壬地闕左氏傳會于商任錮欒氏也禁錮欒盈使諸侯不得受欒盈雖怵徒以權臣忌而譖之而出非其

罪也儻踰境而思義絶矣極之於其所往孟子猶以為不可況會諸侯以逞范鞅之積憾必欲使之無所容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故盈發憤入于曲沃為亂幸而勝不然幾致自貽其禍此皆以私敗公可為後世之戒也

二十有二年（庚戌）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夏四月凡十一）秋七月辛酉叔老卒（子叔齊子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晉知欒盈在齊故會諸侯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欒盈以世勳之舊非有犯上之惡徒以范氏之怨故宣子逐之商任之會已俾諸侯錮之矣猶且逞憾不已再會諸侯沙隨復申錮

之之舉逼之太甚是宜啟其怨憤以激其變也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追舒楚令尹子南也罷楚人觀起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恃權納賄所致楚人患之將討焉追舒之子棄疾為王御士王每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為王遂殺追舒而轘觀起　追舒之為人足以殺其身然而楚子與人之子而謀其父其刑已甚不可行乎天下追舒罪不至死故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

二十有三年辛亥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孝公卒弟文公姑容立

夏邾畀我來奔書納邾叛人惡内也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陳侯之弟黄自楚歸于陳

左氏傳陳侯如楚公子黄愬二慶於楚楚人名之使慶樂往樂二慶族殺之慶氏以陳叛因陳侯在楚而叛之夏屈建楚莫敖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治城以距其君板墜而殺人慶氏築城板墜地殺築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及慶寅楚人納公子黄黄因楚得歸故曰納稱國以殺罪累上也其言及慶寅何以罪及之也

二慶欲專陳國譖出公子黄而陳侯不能誅至因夷狄之力然後能克故稱國以殺公子黄之出入稱弟無失弟之道也特以地書識陳侯也言歸者以其有歸之理也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欒盈晉勳舊之臣曲沃其所食之邑雖奔楚而仍書

晉以其非叛未遽絶之也徒以遭讒被逐而晉侯又兩會諸侯錮之之急使之無所容於是盈不勝忿遂潛假齊之力由曲沃復入于晉攻之不勝乃走入于曲沃初曲沃大夫胥午告盈必不集事盈答以雖死無悔其志亂可知矣聖人至公之筆原其忿激作亂故不言叛書復入于晉又書入于曲沃者見其入晉不克而還入曲沃使能入晉則不入曲沃矣蓋亦由欒氏忲極而當滅於盈故因内亂以搆其禍幸而范宣子能用樂王鮒之策使范鞅奮勇强刼魏舒以分其勢而欒氏敗然亦危甚矣有國者可不鑒歟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齊侯潛助欒盈入晉其志在乎謀晉晉既克欒齊乘亂以掩其不備聲言伐衛其實伐晉也背澶淵之盟而伐伯主取朝歌取郫邵二邑封晉尸于少水齊莊之惡甚矣經書遂原其志以貶之也識者有以覘齊莊之驕恣而禍亂自此作矣嗟夫晉伯衰而諸侯貳大夫强中國之憂也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雍榆晉地汲郡朝歌縣東有雍城晉有欒氏之難齊乘間而往伐魯命豹帥師救之義也豹受命救患當急不當次止于雍榆而不克救經直書之以罪豹也

己卯仲孫速卒孟莊子也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案傳季孫宿兩庶子長曰公彌又曰公鉏少曰紇宿欲立少訪於臧武仲武仲阿順季孫廢長立少及孟莊子疾有二子長曰秩少曰羯豐點謂季孫長子公鉏曰苟立羯請讐臧氏遂立羯秩奔邾孟孫羯譖臧氏于季孫曰將為亂季孫怒命攻之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魯人聚大夫而盟之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仲尼曰知之難矣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

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循理為順如心為恕武仲廢長立少不順不恕也蘧伯玉曰不以道事其君者其出乎紇已如防據邑請後魯人為立臧為紇致防而奔齊孔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紇之不以道信矣魯以利納庶其畀我而以讒去臧孫紇以叛人去智士魯之為國可知矣

晉人殺欒盈左氏傳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

盈出奔楚義絕於君臣非晉大夫故不曰大夫而但曰欒盈棄族而出為亂而入衆之所疾晉之冦也故書晉人殺欒盈討賊之辭也鄭良霄奔許已而入鄭伐北門鄭人殺之故書鄭人殺良霄與欒盈之事類也故不曰大夫而以舉衆討賊之辭書之

齊侯襲莒左氏傳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

春秋惟此一書襲謂掩其不備也特書爵所以恥之也以大國而為盜賊掩襲之事其惡甚矣蓋侵伐之中罪之尤者也

二十有四年壬子春叔孫豹如晉豹即穆叔也杜氏曰賀克欒氏

仲孫羯帥師侵齊左氏傳孟孝伯即羯侵齊晉故也前年齊伐晉魯為晉報侵

夏楚子伐吴左氏傳楚子為舟師以伐吴不為軍政無功而還為下吴名舒鳩張本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襄陵許氏曰春秋三書日食既桓三年以周桓敗宣八年以楚莊興至是而中國諸侯皆受盟于楚矣

齊崔杼帥師伐莒左氏傳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薳啓彊楚大夫如齊聘且請期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齊大夫從薳啓彊如楚辭有晉師未得相見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莒邑　齊侯前年襲莒既已與之平今復伐莒無信甚矣

大水襄陵許氏曰夷儀之會以水不克伐齊則知水之所被廣矣非特魯之災也大水凡九詳見桓元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漢五行志曰董仲舒以為比食又既象陽將絕周室將衰微之象也後六君弑楚子伐鄭滅舒鳩魯侯朝之卒主中國王氏曰甲者日之首也子者陽之首也癸者日之末也巳者陽之末也日之與陽皆君道也首末皆弱君道微矣況日之既乎此非天王之過乃諸侯之過也此年不書王罪諸侯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夷儀邢地後為衛地左氏傳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晉合諸侯將伐齊以報前年見伐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左氏傳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東門鄭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楚子自棘澤還使遠啓彊帥師送陳無宇言齊楚固相結也許氏曰夷儀之師不能正齊之亂而徒致棘澤之役以為鄭難則其救不足錄矣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左氏傳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

叔孫豹如京師左氏傳齊人城郟王城也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靈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大路天子所賜車之揔名為昭四年叔孫以所賜路葬張本襄陵許氏曰自宣九年仲孫蔑如京師其後五十餘年乃始有叔孫豹以聘書也蓋自是不書聘王矣

大饑饑凡四大饑一是年日再食秋大水宜乎冬有大饑穀梁曰五穀不升為大饑有死傷曰大饑

二十有五年（癸丑）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左氏傳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報孝伯（仲孫羯）之師也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魯大夫）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不為寇害志不在魯）使民不嚴（不尚威嚴欲得民心）異於他日齊師徒歸襄陵許氏曰崔子之志鄰國知之而齊莊不悟人將戕其躬之不恤而務貪伐國之功故利令智昏外競而内昏自然之符也）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齊棠邑大夫之妻東郭偃之姊也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見棠姜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齊丁公崔之祖）臣出自桓（齊桓偃之祖）不可崔子取之莊公通焉崔子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弒公以說于晉崔子稱疾公往問遂弒之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杼殺三人乃舍之十二日葬諸士孫之里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

役齊人以莊公說如字又音悅使隰鉏請成賂晉侯自六正下皆有賂晉侯許之齊莊背晉與楚而陵小國又亂崔杼之室不道甚矣崔杼弑以求成逆之大者晉侯既聞其事不能即而討之謀於齊衆置君以定其亂反受其賂何以修方伯之職宜乎大夫自是恣橫而不可制也故經直書崔杼之弑以著其惡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晉侯再會夷儀將以討齊也崔杼弑莊公為說重賂求免晉受之以成齊亂故經貶之如下文所云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左氏傳初陳會楚子伐鄭當陳隧井堙木刊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服乃還子產鄭之賢者出師有名晉

問有辭背楚與晉故杜氏謂陳以不義見入舍之無譏焉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平聲丘夷儀之諸侯也夷儀之諸侯無齊重丘杜氏曰齊地在曹州乘氏縣有故城王氏曰同盟于重丘以成崔杼之志非義也若與齊同盟而誅崔杼則一動而得之矣石氏曰同盟以明齊之實在也不序齊人於列而止曰諸侯猶齊之不與也聖人之意可見矣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左氏傳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將使衛與之夷儀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八月衛獻公入于夷儀杜氏注夷儀本邢地衛滅邢而為衛邑晉閱衛衎失國使衛分之一邑　上書公會晉侯宋公衛侯云云于夷儀此衛侯剽也衛侯入于夷儀衎也衎以蔑其冢卿失國非臣下所當逐剽亦非臣下所

當立故奔齊入夷儀衎仍書其爵而不名不名以正其名於復歸則正其失地之罪名之　鄭伯突入于櫟則名之不當立也衎入于夷儀則不名當立也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左氏傳二十四年吳人爲楚舟師之役召舒鳩人楚屬國舒鳩人叛楚楚子師于荒浦使沈尹壽與師祁犂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薳子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從無辭而我有功乃還二十五年楚薳子卒屈建爲令尹舒鳩人卒叛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大敗遂圍舒鳩八月楚滅舒鳩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左氏傳鄭子產獻捷于晉晉人受之十月鄭伯如晉拜陳之功

子西復伐陳

陳及鄭平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遏即諸樊也巢南門也門于巢攻其門也如諸侯伐齊范鞅門于雍州綽門于東閭之類 左氏傳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去聲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而射之卒 書吳子遏之名以其卒也射之不言滅何死而非獲也死而非獲則卒也

二十有六年甲寅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十四年衛甯殖孫林父出其君衎而立剽二十年甯殖疾名其子喜命之悔出其君令入之以掩其罪殖卒至二十五年衛侯衎入于夷儀使與甯喜言喜許之大叔文子曰甯子視君不如弈棊其何以免乎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

哀也哉二十六年衛侯衎使子鮮為復子鮮辭懼君無信初公與甯喜言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敬姒强命子鮮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於是甯喜攻孫氏克之遂殺子叔即剽也及大子角甯喜受父殖遺命使納衎以免逐君之名然於衎則殖出之喜納之於剽則殖君之喜弒之剽雖以公孫非次而立然甯氏父子君之久矣君臣之分已定而輒弒之故聖筆特正其弒君之罪而書之以示天下後世殖欲免逐君之罪而俾其子陷弒君之惡而已亦與焉何其謬也經書辛卯弒剽而甲午衎復歸見衎待弒而歸也不言衎弒而言喜弒何也喜弒而衎歸弒君之罪喜專之也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經書叛始此 左氏傳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杜氏注衎雖未居位林父專邑背國猶為叛也

初衛獻公之奔齊也甯殖孫林父逐之甯喜弒剽以

納獻公故林父懼而入于戚以叛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衛侯奔齊入夷儀皆不名此復歸而名之何耶衎之出奔不可謂無罪不名之者惡逐君之臣也今復歸而名之正其失國之罪也亦惡衎使甯喜弑君而納已也肆姦謀以濟大惡雖得歸不以正也凡言歸易辭言入難辭今歸之易甯喜公子鱄納之也故剽弑甫四日而即歸也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左氏傳衛人侵戚東鄙孫林父以戚邑叛故衛侵之孫氏愬于晉林父叛衛附晉故衛侵則往愬之晉戍茅氏茅氏戚東鄙晉兵戍守之殖綽本晉人今在衛為衛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復愬于晉晉為孫氏故名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即荀吳也來聘名公也名魯公會也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戍鄭

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戚城西北五十里有懿城晉取其田六十井以與孫氏澶淵衛地又近戚田林父逐衛侯衎衎復歸林父以戚如晉晉為盟主而登叛人乃率諸侯疆衛田以與孫氏非正也公畏晉往會與諸大夫敵可恥也趙武貶稱人出良霄志其為大夫也於宋曹復稱人焉是會也晉平之謬舉宜其自此而不競也

秋宋公殺世子痤左氏傳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宋伯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平公共姬子也見棄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即宋元公惡而婉大子痤美而狠合左師向戌也畏而惡之寺人惠牆氏伊戾名為大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于晉過宋大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夫謂大子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

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欿音坎用牲加書徵之詐掘地作坎用牲加盟為大子反徵驗而騁告公曰大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大子大子曰佐也能免我以佐婉順名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聒讙也欲使失期而大子自裁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大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殺世子母弟直書君者甚之也不省氏無惡明矣宋公輕信伊戾之讒而殺其子以無罪父子之道絕矣寺人之譖而獨甚宋公者蓋以其內有嬖妾配嫡外有小人結內援以為之助公之不明故有以蠱惑之也經直書君者端本正源也

晉人執衛甯喜初衛孫林父甯殖逐其君衎而立剽甯殖疾而悔之謂其子喜令復衎喜弒剽

納衎林父懼入于所食戚邑以叛如晉而以戚屬晉晉於是為會諸侯伐衛疆衛田以與林父乃執甯喜若以其弑而執之正也經書晉人不得為伯討者執之不以罪也晉人執之曰爾曷為納君而伐孫氏葢為孫氏執之也非伯討也又執衛侯執之不以罪明也已而衛侯納姬以免晉平之失政可知已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葬許靈公 初許靈公如楚請伐鄭十六年鄭伯獨會諸大夫伐許故許男恚欲報之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於是楚子率陳蔡伐鄭歸而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 乙卯 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景公即位通嗣君也左氏傳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

食不敬為賊相
亂亦不知也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晉楚始同主夏盟也諸侯分
為晉楚之從而交相見於是
始則是南北二伯也天下之大變於溴梁而無君臣之
分於宋而無夷夏之辨昭定哀之春秋將以終於吳越
焉兩矣　梁傳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楚令尹子
木故會晉楚以求弭諸侯之兵欲獲息民之名晉楚齊
秦皆許之告於小國為會於宋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
從交相見使諸侯從晉楚者交相朝見也釋齊秦他國
請相見也經所以不書齊秦既會楚人衷甲將盟又爭
先乃先楚楚實主是盟而經先晉蓋宋之盟中國無伯
矣經猶先晉存中國也宋公不書見以國與地者其君
必與　兵不可瀆亦不可弭如刑罰之不得已也已之

則天下不可為矣故向戌請賞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欺也諸侯罪莫大焉詳味子罕之論當矣故雖曰弭兵不足貴也自宋之會晉伯已衰諸侯日微天下之政中國之事皆大夫專之矣

衛殺其大夫甯喜 衛侯衎復歸甯喜納之也初公與喜言政由甯氏既歸而惡其專也殺之則為不義喜有弒剽之罪而不以討賊之辭書之而稱國以殺仍不去官者殺之不以其罪也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初衛侯欲返國使公鱄與甯喜要言焉既歸而殺喜鱄曰逐我者出

謂林父納我者死謂喜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病其失言也　經書衛侯之弟罪衛侯也言鱄可以稱弟而公不能弟之而使出奔也鱄之去是也可謂見其幾矣不使其兄有殺弟之惡全身去國近乎智織絇不仕近乎廉故經於鱄無貶辭也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豹在會已稱氏故在盟止書名

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之前目後凡也地于宋以宋為主也　溴梁之會已序諸侯矣不必言諸侯之大夫故云戊寅大夫盟此固省文法也亦以見事之信在大夫也至此諸侯不在會而獨大夫會于宋故書豹及諸侯之大夫盟既大夫獨會不可不言諸侯也經特書二事罪大夫專國之威權在大夫而不在君也　傳曰楚衷甲趙氏云且大會諸侯弭兵為事豈有便行掩襲之事且子木賢大夫必不爾也傳又云先楚人案當時晉强於楚

又是中國盟主豈有後於楚之理

冬十有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丙辰春無冰桓十四年成元年及此二十八年書無冰凡三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去年冬温無冰可藏至春無冰可出因以紀異也

夏衛石惡出奔晉左氏傳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杜氏曰惡之先石碏有大功於衛惡之罪不及不祀

邾子來朝左氏傳邾悼公來朝時事也修時事於魯也

秋八月大雩左氏傳旱也

仲孫羯如晉左氏傳孟孝伯即仲孫羯如晉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魯屬晉故告晉將為盟故往朝于楚

冬齊慶封來奔二十七年崔杼子崔成崔彊作亂崔杼出遂見慶封慶封使盧蒲嫳帥甲攻崔氏殺成與彊盡俘其家崔杼之妻縊崔杼至則無歸矣乃縊慶封當國二十八年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政與盧蒲嫳易內而飲酒反盧蒲癸避崔氏難出奔者癸臣子之即慶舍有寵言王何而反之亦莊公黨出奔二人皆嬖冬十月慶封田于萊十一月乙亥嘗于太公之廟慶舍涖事盧蒲癸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死慶封歸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反陳師于嶽請戰弗許遂來奔齊人來讓奔吳吳句餘與之

朱方富於其舊 慶封崔杼之黨專恣荒淫稔禍而出奔書名罪之也 自魯奔吳不書以絕位不為卿也

十有一月公如楚 左氏傳為宋之盟故公及陳侯鄭伯許男如楚 諸侯之君旅見於楚始於此經書魯以見其餘也 晉平不競不能主夏盟宋之會晉楚列諸侯上無夷夏之分伯業由是而衰不足以庇諸侯矣前此公如晉如齊與戎會盟春秋尚譏其非正今公偕宋鄭陳許遠朝強夷聖筆書之非特惡公蓋傷夷狄日熾中國日微矣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靈王也 乙未楚子昭卒 胡氏曰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相距四十二日則閏月之驗也然不以閏書見喪服之不數閏也 天王崩魯不會葬楚子昭卒公在楚楚使公親襚世變至此惟知有強弱勢力安知有君臣也

二十有九年丁巳春王正月公在楚左氏傳公在楚楚人使公親襚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取卞邑以自益使公冶問璽書追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適以見疏於我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　公嘗如齊如晉矣未嘗書在某所此如楚而又詳書在楚以公之居夷狄而失所如也內則季氏強僭不有其君是以書公在疑於無公也

夏五月公至自楚至公者殆其往而幸其反也

庚午衛侯衎卒衛侯復歸纔三年而卒不逃右宰穀之先見也　子襄公立

閽弒吳子餘祭左氏傳吳子伐越獲俘焉以為閽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以刀弒之　禮君不近刑人不邇怨吳子疏於防慎以速斯禍經特書之以為後世人君慮患之鑒

吳子使札来聘吳始聘亦止此一聘耳　吳子夷昧也札吳公子季子札也季子之賢何書法與楚子使椒秦伯使術一例盖札辭國而生亂因其来聘以示貶也吳子壽夢有子四長曰諸樊次餘祭次夷昧次季札也壽夢欲立札札辭去諸樊約諸弟以次傳必致國於札札又辭乃立夷昧之子僚諸樊之子光曰我宜立使專諸刺僚卒毬簒國之禍誰為之耶是知聖人不以為賢而貶之也若季子者辭位守節則可矣槩諸聖人時中之道則過矣

秋七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杜氏注高止高厚之子北燕燕

國薊縣　南燕見桓十二年註北燕名公奭之後姬姓之國至此始見於經左氏傳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乙未出書曰出奔皐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為功且專故難及之襄陵許氏曰棄傳子尾子雅實放高止而經書出奔君子以為大夫而放于君可也臣放大夫是無君也不可以訓故以出奔書也

冬仲孫羯如晉左氏傳孟孝伯即羯如晉報范叔即范獻子士鞅也也

三十年戊午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為上聲罷音皮來聘左氏傳楚子使薳罷來聘通嗣君也郟敖即位　楚聘凡三至此郟敖書楚子薳罷書名氏無異於中國矣　張氏曰魯以君朝而楚以使聘此齊桓晉文所以行乎列國者故自宋之盟內外不辨楚人行伯主之禮於中國非晉平趙武之責而誰責哉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左氏傳蔡景侯爲大子般娶于楚通焉大子弑景侯

稱世子以明有父之親稱君以明有君之尊世子般之於君尊親盡矣固雖無道而罪不及民故稱世子所以甚般之惡也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穀梁傳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爲行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

伯姬之守禮義寧死而不顧其生其志節貞且烈矣季世衰微罕能盡婦道者故春秋賢伯姬特書以表之也

天王殺其弟佞夫王子瑕奔晉傳曰殺世子母弟直稱君甚之也靈王崩儋括

欲立王子佞夫佞夫不知景王殺之非其罪也書曰殺其弟佞夫曰天王而稱弟甚其賊親親之恩忘天倫之愛也　棐傳周五大夫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以僭括欲立佞夫遂殺之僭括謀亂而免佞夫不知而死甚矣天王之不明矣雖五臣殺之猶王殺之也為天子而不能庇一弟故書以惡之范氏曰王子瑕不言出周無外奔不書賤之也　瑕廖同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叔弓叔老子也共姬從夫諡也內女不書卒嫁於諸侯則書之既錄其卒何得不錄其葬乎唯所耻則不書葬耳外夫人不書葬宋共姬稱謚而葬以其賢也莊四年齊侯葬紀伯姬三十年葬紀叔姬皆錄其德厲婦道垂世訓也　連年襄王景王崩魯公不親會葬止令卿往非禮也今鄭國一婦人葬亦使卿往雖曰隱之則過矣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纂左傳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辭伯有強使之子晳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鄭大夫盟于伯有氏伯有嗜酒侈汰又將使子晳如楚子晳乘其醉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未幾伯有襲鄭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帥國人以伐之伯有死於羊肆 不言復入出未久位未絕也不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也書鄭人殺良霄討賊之辭也

冬十月葬蔡景公 春秋之法君遇弒而賊未討則不書葬此特書變例也蔡景公雖淫亂君父也而世子般弒之諸侯不以為賊而討之乃往會其葬竊意諸侯必潛受其賂故情義如此其篤世變人心至此而天理絕滅矣聖筆特變例而書葬以偏罪天下之諸侯也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宋以五月失火諸侯以冬十月會于澶淵方議恤之謀歸宋財既而亦無歸救災固如是乎上書蔡景侯葬下書諸大夫會為宋災故竊詳聖人之意比事而觀之可見矣弑逆大事曽不致討而反葬之恤災小事而會諸大夫何舍大而圖小也故諸國之卿貶而人之而諱魯卿又書其故其貶之也至矣

三十有一年己未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宫

左氏傳公作楚宫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宫杜氏注公適楚好其宫歸而作之不居先君之路寢而安其所樂失其所也　公自楚歸作楚宫蓋慕悦遠夷之室宇侈麗不

度倣象而作之以居未久死是宮變夏從夷非正也

秋七月癸巳子野卒 左氏傳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胡歸姓國敬歸襄公妾子野敬歸所生也次于季氏次舍也秋九月癸巳卒毁也因哀毁滅性經書七月夏正也左氏以夏十一月作周正月故書九月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裯是為昭公穆叔不欲武子不聽立之 子野襄公大子未踰年之君也名公未葬也不薨不地降成君也不書葬未成君也

己亥仲孫羯卒 左氏傳孟孝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諸侯來會葬於是始 癸酉葬我君襄公 左氏傳冬十月滕成公來會葬惰而多涕子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怠於其位而哀已甚兆於死所矣能無從乎能無從

之而死乎為昭三年滕子卒傳癸酉葬襄公襄陵許氏曰子太叔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滕子會葬非禮也景氏曰當時諸侯不會葬天子而諸侯相會葬焉王室弱而公室强也

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左氏傳莒犂比比平聲犂比莒子之號生去疾及展輿犂比二子既立展輿又廢之犂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去疾奔齊齊出也展輿吳出也陸氏辨疑曰據傳則展輿弒其父不當不書恐傳是展輿因國人之攻莒子弒之乃立誤以之為以字

讀春秋編卷九